敦煌千佛洞遺碑及其相關的石窟考

石　璋　如

關於千佛洞的遺碑，羽田亨的敦煌遺書(註一)載有一面，張維的隴右金石錄(註二)載有十一面，共計十二面：

1. 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約2,261字今存一小部）
2. 李府君修功德碑（約1,294字今存千佛洞）
3. 陰處士修功德記（約2,232字今佚）
4. 吳僧統碑（約940字今佚）
5. 賜僧譽勅碑（約720字今存千佛洞）
6. 索法律窟銘（約1,685字今佚）
7. 翟家碑（約1,160字今佚）
8. 張氏修功德記（約1,026字今佚）
9. 李氏再修功德碑（約1,700字今存千佛洞）
10. 沙州如來窟摩崖（約61字今存千佛洞）
11. 莫高窟造相記（六種文字今存千佛洞）
12. 皇慶寺碑記（約330字今存千佛洞）

這些石碑有的已經不見了僅存碑文；有的碑已破碎了尚留存一部；有的少有殘缺而現在仍立在千佛洞內，究竟某碑所指某洞，很是問題。到過千佛洞的人，或可據某碑所在的洞而推定某洞即爲某氏所鑿；但已失掉的碑在千佛洞中已經沒有它的位置，它所鑿的爲那一個洞，則不得而知了。到過千佛洞的人，未必全能見到這些碑文，見過這

(註一) 敦煌遺書爲日人羽田亨與法人伯希和共編，第一集二册影印本及活字本各一册，本碑係載於活字本，大正十五年九月上海東亞考究會發行。底封面爲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印刷五日發行。

(註二) 隴右金石錄，甘人張維編，民國三十二年甘肅省文獻徵集委員會校印共十一册。

些碑文的人，又未必全到過千佛洞，這却是兩者接不到頭的一件事情。再者沒有到過千佛洞的人，單據碑文而遽斷某窟爲某氏所鑿所修，固然有點過於武斷；但到過千佛洞的人，不據碑文或題記的指示而卽認定某窟爲某氏所鑿或所修，恐怕也有證據薄弱之嫌。我打算根據碑文中所記述的窟位、形制、塑像、壁畫以及主人翁的事蹟……等等，選擇現存的石窟，提出盡我自己的能力所能搜集到的證據，而推定某碑所記述的，或卽某氏所鑿或所修的某窟，並附以窟形，或可對於研究敦煌學者有一點點的幫助。各碑文我也根據羅振玉的西陲石刻錄及蔣斧的沙州文錄等，給以校訂。茲依次的先錄碑文，然後提出證據，並附圖於後。

一、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

（武周聖曆元年，公元698 現存一小部）

大□□□□□□□□□柱圉(國)李君莫高□□龕碑並序

首望宿衞上柱圉燉煌張大忠書　　弟應制舉□□□□。

原夫容萬物者亦(天)坐也，容亦坐者太虛焉。○(星)辰㊀(日)匝(月)亦之文；卉木山河坐之理。推之律呂寒暑之節，□□□□□□□□□□□□可□丨然而三家不定，四術猶迷（張作涉），□（張作或）申臆斷之辟，競起異端之論，矧乎舌(正)覺沖邃，法身常住，凝功（張作初）智冥，湛然無□□□□□□□□□□□鶩丨乘絕有爲(張作畏)而□無爲（張作言）獨尊三界，若迺非相示相，總權實以運慈悲，非身是身，苞眞應而開方便，不言作言□□□□□□□□□□□爲，有象之宗，神儀廣現。至若吉祥菩薩，寶應眞至(人)，効靈於太古之壐(張作礽)(初)，啓璽(聖)於上皇之始，或練石而斷鼇足，立□□□□□□□□□□□而丨察龜文，調（張作運）五行而建八節，復有儒童歎鳳，生震旦而鬱玄雲；迦葉猶龍，下閻浮而騰紫氣。或因山起号，或□□□□□□□□□□□風丨刪（張作則）詩書而立訓，莫不分條共貫，異泒同源。是知法有千門，咸歸一性，等碧空之含萬象，均滄海之納百川，其道□□□□□□□□能丨使三千圉界，悉奉賫而輸琛；百億至亦，竝承風而偃（張作從）化。拔衆生之毒箭，作羣品之良醫。恚龍屏氣於盂中，狂象亡□□□□□□□□丨感，灑法雨而隨根，無願不從；曒慈

光而逐物，豐功厚利，誠無得而稱焉。我　大周之馭宇也，轉金輪之千輻，運□□□□□□□□｜諦於心田，晈三伊於智藏，慈雲共舜雲交映，慧㊀與堯㊀分暉，德被四亦，不言而自信；恩隆十坌，不化而自行。蓂莢生□□□□□□｜。物不召而自至，瑞無名而畢臻，川嶽精靈，列韜鈐而受職，風雲秀氣，儼槐棘以承榮。傑侏兜離韻諧詔讙(張作濩)，蠻夷戎狄，飾□□□□□□｜更紹眞乘，肅（張作載）（載）隆函（張作正）法，大雲徧布，寶雨滂流，闡無內之至言，恢無外之宏唱，該(張作談)空有而闡寂，括宇宙以通同，蕩蕩乎巍巍，□□□□□□｜名言者也。莫高窟者厥壘（張作初）秦建元二季（張作季）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當（張作常）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後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實神秀之幽巖，靈奇之淨域也。西連九隴坂，鳴沙飛井擅其名；東接三危峯，泫（張作泣）露翔雲騰□□□□□□□□｜後，顯敞川原，麗物色新，仙禽瑞獸育其阿，斑羽毛而百綵；珍木嘉卉生其谷，絢花葉（張作葉）而千光。爾其鐫嶗開基，植端□□□□□□□□｜塔，構層臺以簡亦，刻石窮阿育之工，彫檀（張作檀）極優闐之妙，每至景踵（張作躔）丹陸，節啓朱明，四海士至，八方緇素，雲趨兮超□□□□□□□□｜歸雞足之山，似赴鷲頭之嶺，陞其欄檻，疑（張作恍）絕累於至閒，窺其宮闕，似遊神乎亦上。豈異夫龍王散馥，化作金臺，□□□□□□□□□｜憧幡五色而煥爛，鐘磬八音而鏗鏘，香積之餘俱臻，純陁之供齊至。極於無極共喜芬馨，至及非至咸歆晨(張作茂)饌，□□□□□□□□□｜大周璧膺之辰，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歲計窟室一千餘龕，今見置僧徒即爲□□□□□□□□□□｜讓燉煌至也，高陽頊之裔，太尉頎之苗，李廣以猿臂操（張作標）奇，李固以龜文表相，長源淼淼，旣浴㊀而涵○，層搆□□□□□□□□□□｜祖穆周燉煌郡司馬，使持節張掖郡諸軍事，張掖太守兼河右道諸軍事檢校永興酒泉二郡，大中函盪寇□□□□□□□□□□｜大都督車騎將軍，竝多藝多能，謀身謀國(張作國)，文由德進，武以功陞。爲將有禦遠之方，作牧得安邊

之術，庭抽孝□□□□□□□□□□丨泉竭誠而奉上，謙光下物，不自驕矜，流令譽於當乘（張作季）鍾餘慶於身後。孝達左玉鈐衛効穀府掾帥(張作旅帥)上讙軍□□□□□□□□□□□丨倜儻之姿，夙負不羈之節。荆山虹玉不能比其內潤，宋圄驪(張作明)珠無以方其外朗，行能雙美，文武兼優，臨池擅□□□□□□□□□□丨之妙，嘗歎息而言曰，夫至生一代，難保百齡，脩短久定於遭隨(張作道□)，窮通已賦於冥兆（張作兆），假令手能拉㊀，力可拔山，□□□□□□□□□□丨條之露，何用區碌榮利弄擲光陰者哉。於是滌胸襟疏耳目，坦心智之所滯，開視聽之所疑，遂諷誦金言□□□□□□□□□□□丨歸命捨邪遇善恭虔，必能尊重讚嘆，迺於斯勝岫造窟一龕，藻飾圓周，莊嚴具備，妙宮建四廬之觀，寍□□□□□□□□□□□□（以上碑陽）丨□不謝華嚴之說，其上寮廓，其下崢嶸，懸㊀匝於□□，吐風雲於澗曲，岩巉而巒律，杳窱而穹□□□□□□□□□□□□丨□□靜每乘晨夏，奉謁尊容，就窟設齊，燔香作禮，爰屆茲㊀，斯道肅弘，接武嵩依，信根逾固者矣。□□□□□□□□□□□□丨□□上柱圄，譽表髫齔，名楊綺際，材稱刈楚，器是扶茅。澗松以磊落見尋，巖菊以芳菲入用，其□□□□□□□□□□□□丨□□而風寒，因與昆季閑居論苦空之理，迺相謂曰，是身無常，生死不息，既如幻如化亦隨起□□□□□□□□□□□丨□□放習，迺齊聲□和，應諾風從，復於窟側，更造佛刹，穿鑿向畢，而兄遂亡，公任左玉鈐衛，效□□□□□□□□□□□□丨□尉行紫金鎮將上柱圄，竝奇才卓犖，逸調昂莊，泰壇之曉匝團團，玄度之清風肅肅，羽垂㔾□□□□□□□□□□□□丨□之後必昌，象賢之蹤無絕，迺召巧匠，選工師，窮㔾下之譎詭，盡至閒之麗飾，馳心八解，脫締相□□□□□□□□□□丨□槃之變，中浮寶刹，迎四面以環通；旁列金姿，儼千靈而侍衛。璿題留匝，玉牖來風，露滴砌而飛珠，爵□□□□□□□□□丨□表還同鹿苑之遊，粤以璧膺元乘五匝十四㊀脩葺功畢，設供塔前，陳桂饌以薰空，奠蘭羞而味野，伏願　□□□□□丨□無虞，萬邦銷僞末之萌，羣品沐淳源之始，拂輕衣而石盡，釋教長流；去纖茅而城空，法輪恒轉。且夫立功立事，尚光揚於竹丨□，何況大慈大悲，不宣暢於金冊。輒課庸淺，敬勒豐碑，合掌曲

躬，迺爲詞曰：　法身常住，佛性難原，形包化應，迹顯眞權。無｜爲卓爾，寂滅凝玄，乘機逐果，示變隨緣。　大周廣運，普濟含靈，金輪啓璧，玉冊延禎，長離入閣，屈軼抽庭，四夷偃化，重譯輸誠｜。爰有名窟，寔爲妙境，鴈塔浮空，蜂臺架迴，珠箔○綴，璿題匝鑿，自秦創興，于周轉晟。　西連九隴，東接三危，川垣綺錯，物產瑰｜奇，花開德水，鳥哢禪枝，十方會合，四輩交馳。　彫莞跂鳳，鏤檻盤龍，錦披石砌，繡點山窻，雲縈寶盖，㊀灼金幢，芳羞味野，香氣｜浮空。　粤惟信士，披誠迴向，脫屣塵勞，拂衣高尙，旁求巧妙，廣選名匠，陳彼釣繩，鑿斯巖嶂。　代脩七覺，門襲三歸，取與有信，｜仁義無違，彫鐫寶刹，絢飾金暉，眞儀若在，靈衞如飛。營葺兮旣終，丹青兮已畢，相好備兮圓滿，福祥臻兮貞吉，百刼千刼兮｜作犂，青蓮(此下避石理空九字)赤蓮兮爲㊀，著如來之衣，入如來之室，佛道兮曠蕩，法源兮迆溢，勒豐碑兮塔前，庶後昆兮｜可悉。

維大周璧曆元犂歲次戊戌伍匝庚申朔拾肆㊀癸酉敬造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之苗裔，其後咎繇，身佐唐虞，代爲大理，旣命爲理官，因而以錫其姓。洎殷之季犂，有理微字｜德靈，得罪於紂，其子理貞，違難避坐，居殷食李，以全其壽，因改爲李。其後漢武開拓四郡，辟李翔持節，爲破羌將軍督西戎｜都護，建功狄道，名高四海，殞命袞場，追贈太尉，遂葬此縣，因而家焉。其後爲隴西之至。逮涼昭食邑燉煌，又爲燉煌至也。

遠祖頠漢太尉公，歷幽豫二州刺史，食邑赤園宕□。

顯祖昭，魏使持節武張酒瓜等四州諸軍事四州刺｜史　河右道大中岳輔國大將軍。

曾祖穆，周燉煌郡司馬使持節張掖郡諸軍事張掖｜太守兼河右道諸軍事撿校永興酒泉二郡大中｜岳盪寇將軍。

□□隨大黃府上大都督車騎將軍。

□□□玉鈐衞効穀府旅師上護軍□□□軍，(以上八行爲第一列)。

亡兄感，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鎭將上柱國。

弟懷節，上柱圈。

弟懷忠，騎都尉。

弟懷恩，昭武校尉行西丨州白水鎭將上柱圈。

弟懷操，昭武校尉行紫丨金鎭將上柱圈（以上八行爲第二列）。

姪奉基，翊麾副尉行庭州丨鹽池戍主上騎都尉。

姪奉逸，翊衛上柱圈。

男奉誠，翊衛。

姪奉圈，翊衛。

男奉裕，翊衛。

孫令秀，翊衛（以上七行爲第三列）。

造碑僧寀廓　上柱圈鐫字索洪亮。

關於這個碑，過去的金石書與地方志也有記述。如葉昌熾的語石，羅振玉的西陲石刻錄，甘肅省的新通志稿等。據張維所說：

> 新通志稿僅錄其中段，首行祇存八字，末行十二字，最多兩行，亦不過二十六、七字，而六百字中泐蝕不辨之字復有一百六十餘字，文義斷續不易究詰。偶於書肆得舊拓，因市之歸，以備參較，既而展卷誦誦，乃爲百餘年前拓本，不惟新通志稿泐蝕之字一無殘闕，而上段二十四行全文完好，首行稍缺，其文爲□□□□□□□□□□□柱國李君修慈悲佛龕碑並序□□首望宿衛柱圈敦煌張大忠書，尋其文義蓋爲每行五十字，此拓最多者有四十五字，故碑文前半大略可讀…。

我現在拿西陲石刻錄來校，又補入了許多字，並補入碑陰，然仍不全，但可知道羅本較張本又好一點了。上面的碑文是據羅本抄錄的，與張本有不同的字，則註於該字後面的括弧中。

按此碑的碑陽殘餘的清晰文句約1,177字，碑陰約1,084字，共約2,261字。可是這些文字，對於解決李氏所鑿爲某一龕的問題，只有以下的若干字句，我都在碑文的下面加以小圈。以下的其它碑文也採用加小圈的辦法。今並提出要點如下。

1. "……推甲子四百他歲計窟室一千餘龕，今見置僧徒……"據此我們知道在那個時候，不但已經有很多的石窟並且有相當數量的僧徒。未必眞有一千餘龕，不過極

言其多罷了。

2. "迺於斯勝岫，造窟一龕，藻飾圓周，莊嚴具備，妙宮建四廬之觀，寧……"據此我們知道他僅鑿了一個窟。在這窟內有彩畫(藻飾)，而最可注意及最美妙的，是其中"四廬之觀"。四廬是什麼東西，我尚沒有找出來，不過我們知道"廬"是房舍，是不是在這窟內建築了四個房舍，而稱爲妙宮呢？如果是這樣解釋的話，則我們知道所建的窟爲中柱形，因中柱爲方的。每面一個房舍，在房舍內多爲佛菩三尊式。那麼只有中柱形的妙宮，才能有四廬之觀，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他所建的窟形了。

3. "每年盛夏，奉謁尊容，就窟設齊，燔香作禮…"據此我們知道他們每年來朝一次，按千佛洞每年最熱鬧的一天爲四月八日的浴佛節。但四月八日爲初夏，而他們是盛夏才來，據碑窟所載本窟竣工的時間爲聖曆元年五月十四日，五月十四日正是盛夏，可能是一個周年祭。

4. "復於窟側，更造佛刹"。這"佛刹"究竟是在窟內呢還是在窟外？如果是在窟外則不便用側字，佛窟是鑿在一脈相接的石崖上，它的左右只可鑿窟無法建寺。若是在窟前建寺呢，因爲敦煌缺乏樹木，建寺比鑿窟的工程更大，看語氣"更造佛刹"，"佛刹"好像是附屬品，把窟鑿成了又造了一個"佛刹"。"佛刹"是什麼東西呢？固然寺廟，可叫作佛刹，佛龕也可叫做佛刹，即佛所在的地方。普通稱窟內的中柱爲"刹心"即中間的"刹"的意思。有中柱的石窟，在四壁上多半是小千佛，或者是多數的小型佛龕，每龕內均爲小三尊式。再鑿一個大佛龕的殊爲少見。據下文"中浮寶刹，迎四面以環通"則是一個中柱形的石窟無疑。中柱形的崇拜中心是在中柱，無需再鑿佛龕了，然而他又造了一個佛刹，所以他用了一個"更"字。在窟內的四壁均可稱側，既然用了一個側字，可能是在窟內。這意思就是在中柱形的石窟內的一側的墻上，又鑿了一個大佛龕。這是一個不尋常的窟形。

5. "迺召巧匠，選工師，窮天下之譎詭，盡人間之麗飾……"這些字句雖然有些誇大，但也可以想像那個窟的規模應是相當的偉大，工程技術應是相當的精巧，壁畫粉飾應是相當的優美的。

6. "…□槃之變，中浮寶刹，迎四面以環通：旁列金姿，儼千靈而侍衞…"。□槃之變，可能爲"揑槃之變"，即指臥佛而言，或者這個窟內可能有一座臥佛。"中浮寶刹，迎四面以環通"。指中柱而言，它是矗立在窟的當中，每面各有一佛龕，可以

繞着中柱四面朝拜。"旁列金姿，儼千靈而侍衛"。它的意思或者是在中柱之旁另有塑像當作侍衛的。按照這樣的說法，則在這個窟內有臥佛，有中柱，中柱的旁邊另有塑像。這是這個窟內的塑像和布置的大概情形。

7. "粤以聖曆元年五月十四日修葺功畢，設供塔前"，這是說明鑿窟竣工的年月，"設供塔前"的塔，恐怕不是指在田野埋葬老和尚的塔，而是指窟內的中柱，中柱也叫做塔，日人稱中柱形的窟叫做塔廟式(註一)所以在這個窟內有中柱可能是沒有問題的。

8. "何況大慈大悲，不宣暢於金册，輒課庸淺，敬勒豐碑，合掌曲躬，廼爲詞曰法身常位……勒豐碑兮塔前，庶後昆兮可悉"。從這一段我們知道，碑是立於窟中，並且是在塔前，即中柱的前面，塔是"法身常住"的地方，即朝拜的對象。

根據以上八點，暫得結論如下：

1. 時代：是武后聖曆元年柱國李懷讓所修。

2. 窟形：爲中柱式，一側另有佛龕，窟的規模相當偉大而精工。

3. 塑像：有臥佛，中柱，旁邊尚有侍衛。

4. 碑位：在窟內的塔前。

根據以上的四個特徵，來檢察敦煌千佛洞的四百多個石窟，只有 C134 窟最爲合格，茲說明於後。

1. 時代

敦煌千佛洞石窟鑿建的情形，在晚唐以後的大洞，有散布在全區各處的。但在盛唐以前，有在一個時代集中在一個區域，而連鑿許多窟龕的，因此有人叫它魏洞區，隋洞區，或唐洞區的。在千佛洞有武后年號遺存的爲C137窟。這窟的東壁上有"垂拱二年五月十七日"的發願文，垂拱二年（公元686）爲武后的第一個年號，較聖曆元年（公元698）尚早十三年。由C131到C141，這十一個洞很顯然的是一個組列，雖不敢說全是武周時代的洞窟：但全是初唐時代開鑿的當是沒有問題的。暫假定它們是武周區。C134窟正在它們的中間而且是一個最大的洞。

(註一) 水野清一：雲岡及北支那石窟構造論（史林23：1. p.p.78—98,1938)

2. 窟形

C134窟爲中柱形，但這個中柱頗爲奇怪，不像魏隋等時代的四方形中柱，每面各鑿一佛龕。在這個中柱上沒有佛龕，而中柱的前面是三尊高大的立像。不知道在這中柱上原來就沒有佛龕呢，或者被後人封起來而塗上泥粉了。不過不在每面鑿龕，而僅在前面鑿一小龕的中柱已有先例。如陝西邠縣大佛寺有一石窟，即所謂長壽二年窟(註一)。這個窟是中柱式，左右後三方均無龕，僅在前面的上方鑿有一小龕。或者因爲這個中柱的前面距窟門甚近，無法再容納三大立尊，所以僅在中柱上鑿一小龕了。前面不鑿佛龕而塑三大立尊的情形，在千佛洞隋代的石窟中也有先例，如C88，C212等。惟僅在前面無龕，而在左右後三方仍是有龕的。長壽是武則天的第六個年號（公元692），較聖曆元年（公元698）尙早六年。那麼中柱前面不鑿龕而塑以三大立尊，可能是在千佛洞區上承隋制，至於左右後也不鑿龕，或是武氏的創制了。正可以代表武氏的奇怪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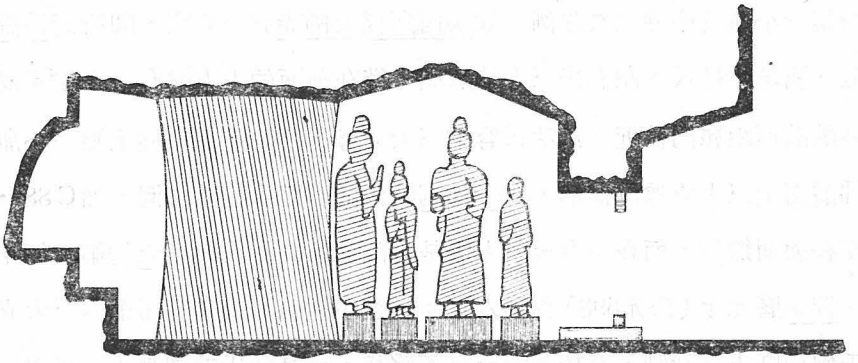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由C131到C141這十一個石窟窟形是很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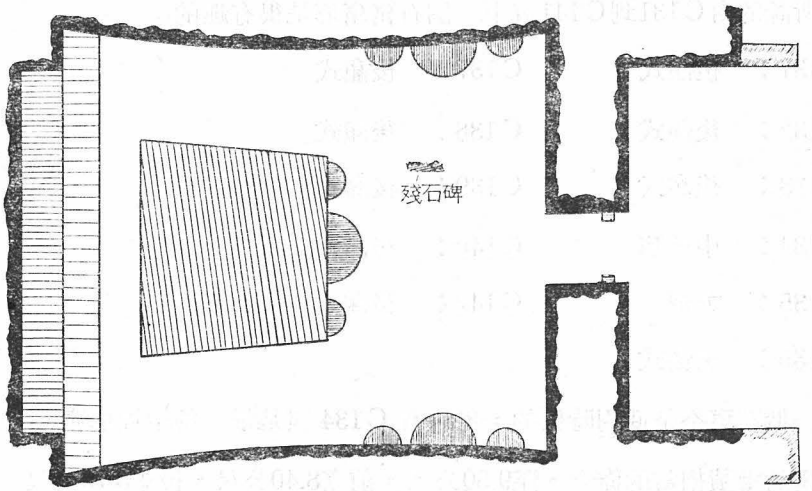
C131：	後龕式	C137：	後龕式
C132：	後龕式	C138：	後龕式
C133：	後龕式	C139：	後龕式
C134：	中柱形	C140：	後龕式
C135：	方形	C141：	後龕式
C136：	後龕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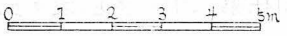
假定這十一個石窟全是武周時代的，也只有C134窟是惟一的中柱形窟。

這個窟的體積相當的偉大，深9.50公尺，前寬8.40公尺，後寬8.70公尺，高4.70—5.20公尺(插圖一)。在千佛洞石窟的排隊上，可以列在第二十五號以後，第三十號以前。我曾把千佛洞各窟的體積約略的統計了一下。不論深或寬，只要一邊在10.00公尺以上的，列爲甲種大窟，計有二十五個，這二十五個大窟，多數是晚唐的，其中只有兩個較早的，即C212(隋)，C213(魏)，均爲中柱形。按王公大吏所鑿的窟當較一

（註一） 參看拙作華北石窟的時代性和地域性，集刊第二十九本下册。







插圖一：C134窟平面及斷面（周柱國李君窟）

般平民所鑿的窟爲偉大，才能與他們的身份相合，也值得立碑歌功頌德。C134窟的面積約爲81.225平方公尺，邠縣大佛寺的長壽二年洞的面積約爲106.605平方公尺，兩者相差不過25.0平方公尺左右。若認爲長壽窟是僧神智及中大夫行司馬所造鑿，那麼C134也够得上上柱國的身份。自然與掌握瓜沙等州軍政大權的張曹等的身份不能相比，因此與張曹等所鑿的窟相較量也只好列在第二等了。

至於壁畫，也是非常精美的，北壁爲維摩變，文殊與維摩對辨的情形，以及他們的隨從們的姿態，是千佛洞中最精工的壁畫。南壁的佛傳圖，由臨終遺誡，涅槃，納棺，再生說法，分舍利等，佔滿了全壁。據我的模糊的印象所知這樣的題材，這樣的大幅構圖，恐怕全千佛洞內，只此一幅，所以碑文上所云："窮天下之譎詭，盡人間之麗飾"，不能說沒有誇大的意味，但它的確是與衆不同的精工。

再其次，在窟的後壁上另鑿了一個大佛龕，中柱型石窟，再在後壁上更造一佛龕的，也許在千佛洞中只此一窟，與碑文中"復於窟側，更造佛刹"的情形相合。也正是'中柱式一側另有佛龕，窟的規模相當偉大而精工"的寫照。

3. 塑像

在C134窟中，有十尊塑像。在後壁的佛龕中是一尊臥佛，即捏槃像。中柱上沒有佛龕，因此也沒有佛像。在中柱之前的前庭內有九尊立像，即緊挨中柱之前方，有三立尊，南壁前有三立尊，北壁前有三立尊。正是"有臥佛，有中柱，有侍衞"的情形，與"口槃之變，中浮寶刹，迎四面以環通；旁列金姿，儼千靈而侍衞"的描述，也頗相吻合。

4. 碑位

按周柱國李君修佛龕殘碑，現在是放在C134窟的前庭內中的柱前面，只殘存中間的一段。究竟這個殘碑，是原來就在這個窟中呢？還是後來被好事者搬入其中的。(一)據斯坦因所記，他到千佛洞的時候，那面殘碑就是放在那個窟中的。(二)據千佛洞的喇嘛所云，相傳那面殘碑是一向在那個窟中的。(三)按石灰岩在敦煌是一種珍品，由很遠的地方運來的，沒有政治地位或經濟能力的人，是不容易得到的，因此有些碑記是用木頭作成的，在黑紙上寫上白字貼在木板上便當碑記。由於刻碑石在敦煌的非常珍貴，因此有打破古碑而偷其一部份的情形。那麼也只有人來洞中偷碑，而不

會把碑搬入窟中的。據碑文所記，碑是立在窟中的，且在塔前。這段殘碑已殘破，並沒有改成其它器具如供棹等，也沒有從其它窟中搬入此窟的必要。塔就是中柱，在C131—C141這一組十一個石窟中，只有此窟是中柱。因此我認爲這面殘碑應該是C134窟中的原有物。

時代，窟形，塑像，碑位等，件件都與碑文相合，那麼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所修的佛龕，應該是C134窟了。

二、李府君修功德碑

(唐代宗大曆十一年公元776現存千佛洞)

敦煌之東，有山曰三危，結積陰之氣，坤爲德，成凝質之形地(羅作圯)爲象。崚嶒千峯，磅礴萬里，呀豁中絕，坱圠相廞，鑿爲靈龕，上下雲矗，構以飛閣，南北霞連。依然地居，杳出人境，聖燈時照，一川星懸，神鐘乍鳴，四山雷發，靈仙鬼物，往往而在。屬以賊臣干紀，勍寇幸災，磔裂地維，暴殄天物。東自隴瓦，舊陌走狐兎之羣；西盡陽關，遺邑聚豺狼之窟。□木夜警，和門晝扃，塔中委塵，禪處生草。時有住信士朝散大夫鄭丨王府諗議隴西李太(羅作大)賓，其先指樹命氏，紫氣度流沙之西；刺山騰芳，□名感懸泉之下。時高射虎，人望登龍，開國西涼，稱藩東晉。諗議卽丨興聖皇帝十三代孫。遠派　　天分，世濟其美，靈根地植，代不乏賢。六代祖寶，隨使持節侍中西陲諸軍事鎭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丨尉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玉門西封邑三千戶。曾祖達　　皇敦煌司馬，其後因家焉。祖操　　皇大黃府車騎將軍馬考奉國　　皇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鎭將。早逢　　昌運，得展雄材，一命是凌雲之資，百齡懷捧　　日之慶，垂條布穎，業繼丨弓裘，築室連閎，里成冠蓋，難兄令弟，卓然履道之賢，翼子謀孫，宛爾保家之主。諗議天授淳粹，神假正直(張作值)，交遊仰其信，鄉黨稱其仁，義泉丨深沉，酌而不竭，道氣虛遠，感而遂通。嘗以爲挹江海者難測其深淺，望　　乾坤者不究其方圓。況色空皆空，性相無相，豈可以名言丨悟，豈可以文字知。夫然故方丈小室，默然入不二之妙；智度大道，法爾表無念之眞。以其虛谷騰(張作

勝）聲，洪鐘應物，所以鹿（羅作魔）宮山坼，佛日天開｜愛水朝清，昏衢夜曉，一音演法，四衆隨緣，直解髻珠，密傳心印，凡依有相，卽是所依。若住無爲，還成有住。由是巡山作禮，歷險經行，盤迴｜未周，軒轞屹斷，剷削有地，締構無人。遂千金貿工，百堵興役，奮鎚鞏壑，揭石聒山。素涅槃像一鋪，如意輪菩薩，不空罥索菩薩各一鋪。畫｜報恩，天請問，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東方藥師，西方淨土，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彌勒上生下生，如意輪不空罥索等變各一鋪。賢刼｜千佛一千軀。初坯土塗，旋布錯彩，豁開石壁，儼現金容。本自不生示生於千界，今則無滅示滅于雙林。考經尋源，備物象設，梵王奔世；佛｜母下天。如意聖輪，圓轉三有，不空妙索，維持四生，人其報恩，天則請問。六牙象寶，搖紫珮以棲眞；五色獸王，載青蓮而捧聖。十二上願，列｜於淨刹；十六觀門，開其樂土。大悲來儀於鷲嶺，慈氏降跡於龍華，丕休哉千佛分身，聚成沙界，八部敷衆，重圍鐵山。希夷無聲，悉窣欲動｜。爾其鴛飛雁翅，砌盤龍鱗。雲霧生於戶牖，雷霆走於階陛。左豁平陸，目極遠山，前流長河，波映重閣。風鳴道樹，每韻苦空之聲；露滴禪池｜；更澄清淨之趣。時節度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國公　　周公，道洽生知，才膺命世，清明內照，英華外敷，氣邁風雲｜，心懸日月，文物居執憲之重，武威當杖鉞之雄。括囊九流，住持十信，爰因蒐練之暇，以申禮敬之誠。揭竿操矛，闢戟以從；蓬頭胼脅，傍車｜而趨。熊羆啓行，鵷鸞陪乘，隱隱軫軫，蕩谷搖川而至。於斯窟也，層軒九空，複道一帶，前引簫唱，上干雲霓，雖以身容身，投跡無地，而舉足｜□足，登天有階，目窮二儀，心出三界。有若僧政沙門釋靈悟法師，卽諗議之愛弟也。戒珠圓明，心鏡朗徹，學探萬偈，辨折千人，出火宅於｜一乘，破空遣相；指化城於四坐，虛往實歸。於是引兄大賓，弟朝英，姪子良子液子望子羽等，拜手於階下，法師及姪僧志融斂袂於堂上｜曰：　　主君恤人求瘼，戡難濟時，井稅且均，家財自給，是得旁開虛洞，橫敞危樓，將以翼　　大化，將以福先烈，休庇一郡，光昭六親｜況祖孫五枝，圖素四刹，堂搆兔墜，詒厥無慙，非石何以表其貞，非文何以紀其遠，且登高能賦，古或無遺，遇物斯銘，今其遐弃。紛然遞進｜，來以求

蒙　蔡公乃指精廬而謂愚曰，操斧伐柯，取則不遠，屬詞比事，固可當仁。

仰恭指歸，俯就誠懇，敢□□其狂簡，庶髣髴於眞宗｜大曆十一年龍集景辰□

□□有十五日辛未建　　妹夫鄉貢明經攝敦煌州學博士陰庭誠。

這面碑是二十五行，行五十二字。是根據西陲石刻錄所抄；□中的字是根據：隴右金石錄所補。沙州文錄並云"卷子末首行題曰楊校述，則庭誠殆書丹人也"本碑問題比較簡單，以下分三方面來討論。

1. 碑的現存位置

這面碑現在千佛洞C14窟前廊下的南面，爲李氏再修功德碑的另一面。因再修較晚故文向前。此碑一般人稱爲李氏再修功德碑的背面，位置沒有問題。

2. 碑文與窟相

現存碑的正文，約1,294字（係就敦煌卷子所錄，石碑上則缺前兩行），對我們有用的只有：

朝散大夫鄭王府諮議隴西李太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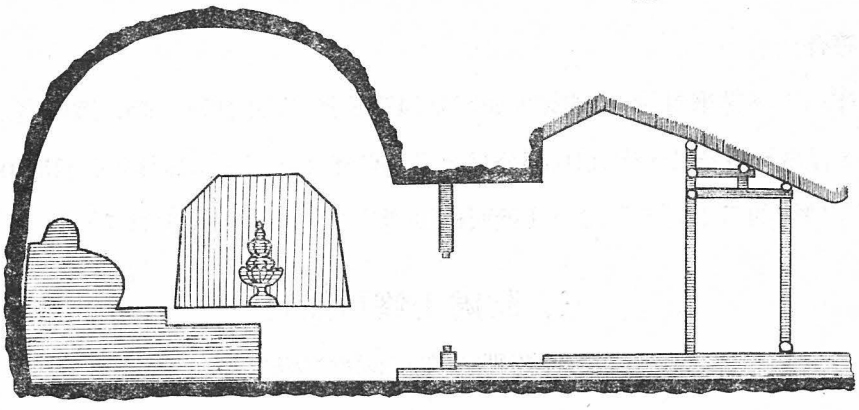
等字。我們知道他是窟主。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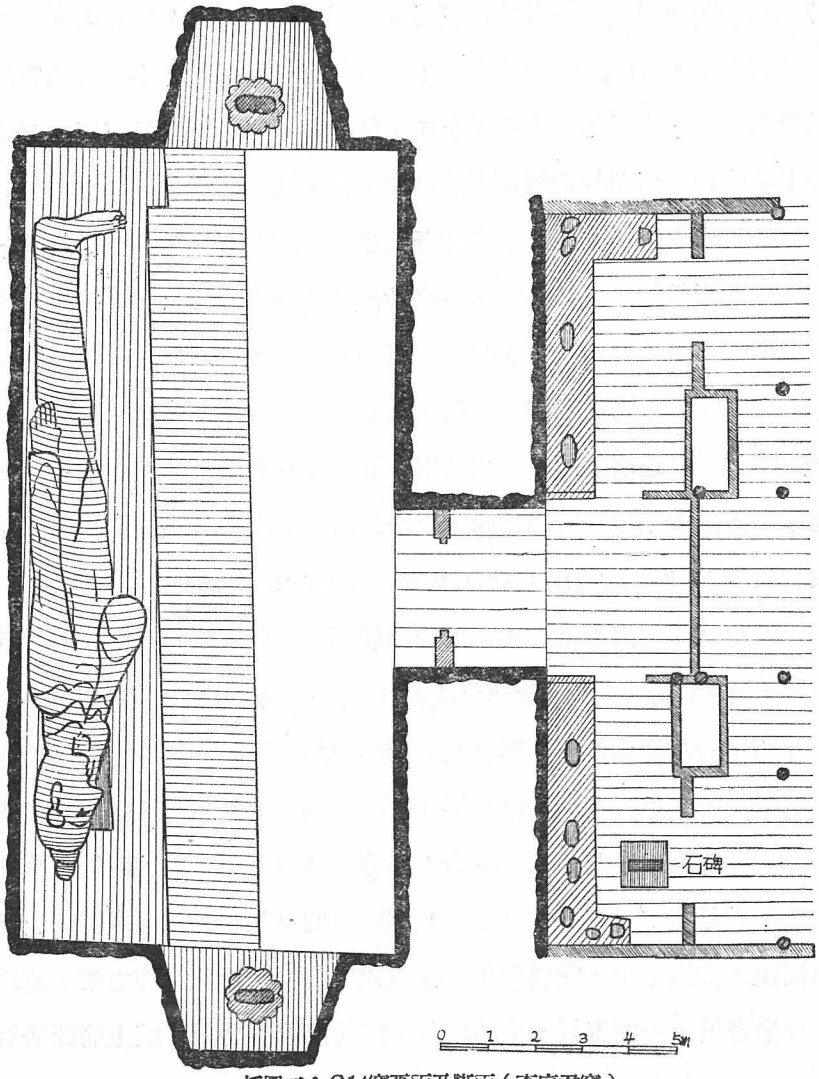
素涅槃像一鋪，如意輪菩薩，不空羂索菩薩各一鋪。畫報恩，天請問，普賢，文殊師利菩薩，東方藥師，西方淨土，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彌勒上生下生，如意輪，不空羂索等變各一鋪，賢刼千佛一千軀。

等字，知道他的功德除鑿窟之外，又有素像及畫像。素像三尊：一位臥佛，兩位菩薩。這與C14窟的情形完全相符。臥佛頭頂向南，足向北，側身面東而臥。身長14.35公尺，肩高距現地面約4.20公尺。頭足兩端的前方各塑一位菩薩，高坐於高脚杯形的蓮台上，統體高約1.80公尺，這恐怕就是如意輪與不空羂兩位菩薩了。惟臥佛後面的七十二弟子，碑未言明，不知爲後世所添，抑爲原塑？很可能的爲後世重修時所加。至於畫像，略有變更。窟頂爲穹窿形，上畫賢刼千佛。以中間爲分界線分爲兩邊，每邊十一行，每行五十佛，共約一千一百軀，與"賢刼千佛一千軀"的大數相合。南壁繪文殊，北壁繪普賢，均與碑文相合。至於其它經變，則資料不全不敢臆斷。

3. 窟的環境

這個窟所處的位置是在懸崖上，距現在地面的高度，約在六公尺上下。窟的前面有木建築的廊簷，並有一條很窄的路，與碑文所記，"層軒九空，複道一帶"，的情





插圖二：C14窟平面及斷面（李府君窟）

形也相符合。

根據以上三點來討論，碑文所記與C14窟均無不合之處，而且這個窟的面積相當的大，深度8.00公尺，橫寬16.85公尺，高7.63公尺，平面的面積約爲135.64平方公尺，爲千佛洞的二十五大洞之一（就面積算列爲第十一大洞)(插圖二)。

三、陰處士修功德記

(約唐文宗開成四年，公元839今佚)

天成厥壤，允姓曾居，地載流沙，陶唐所治。河分千溜，法序九疇，據五服而爲郊，開一門而展掖。是以艮體三峯，化似頂生之處；金容丈六，夢瑞誕于莫高。壁峻毗耶，巖深檀特，散花臺上，會待踴身，合蓋場中，方等賢刼。或以鄙識無恆，忘本忘于迷逕；善元有統，佛性省于覺花。勤績三皈，將希一念。然乃堅鐫襲古，遽預營新紐日照而懸柵，揆天門而據樣者，其則有故敦煌郡處士公，姓陰字嘉政，其先源南陽新野人也。齊經九合，璯弁法於星槃，漢約三章，鬟髻明于箴管。榮昇紫府，貴踐黃門，宿承玉斗之更，早達金門之詔。既乃躍鱗水上，一挺龍門，下說窖中，三冬豹變，猶鄭人佐距，募隼旗以先馳；若秦併列城，選牛刀而寵俊。就陰山之封秩，大漠斯平，據火候於敦煌，陽關得勢。亦猶王剪遠屠楚國，預固莊田；甘茂將伐宜陽，先盟息壤，塞門八陣，略地中身，野戰十年，留連已此，至今爲敦煌人矣。曾皇祖諱嗣瑗，唐朝正議大夫檢校豆盧軍事兼長行坊轉運支度等使賜紫金魚袋上柱國開國侯，議正朝門，倜儻慕三閭之直；當官不避，歌謠履五羖之蹤。撫勵行間，善齊兵衆，特奇要藉，兼攝殊能。臨機辦運轉之功，處下許方圓之術。皇祖諱庭誠唐朝右驍騎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賜金魚袋前沙州鄉貢明經。師經避席，傳授次於曾參；師爾憑河，好勇承於子路。擬鶡冠之爪利，致果毅雄；選黃鸝之未調，緩飛鄉貢。洋洋百卷，易簡簿于籯金；裊裊五株，性靜閒於肱枕。皇考君諱伯倫，唐朝游擊將軍丹州長松府左果毅都尉，賜緋袋上柱國開國男，三品榮門，九皐聞遠，青襟小學，紫綬當年。先成鎮守之功，竟保敦煌之業。屬以五色慶雲，分崩帝里，一條毒氣，扇滿幽燕，江邊亂踏於楚謌，隴上痛聞於豺叫；梟

聲未殄，路絕河西，燕向幕巢，人傾海外，羈維板籍，已負蕃朝，歃血盟書，義存甥舅。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髮。豈圖思移舊日，長辭萬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兩朝之主。自　贊普啓關之後，左衽遷階，及宰輔給印之初，垂袪補職。蕃朝改受，得前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承基振豫，代及全安，六親當五秉之饒，一家蠲十一之稅。復舊來之井賦，樂已忘亡，利新益之園池，光流竟歲。爰及慈母索氏，通海鎮大將軍之孫，德備周親，賢資近戚，深基禮跡，爲後代之孫，切示荃繩，富將來之嫡。鞠恭志士，遠仰垂風，讓路行人，高瞻訓制，爲細務則灼然絺綌，羞杓祀則絕世女工。柔矜擬牀下之塼，舉事滿堂中之寶。其處士公，明心雪刃比其嚴，照瞻冰台像其智，承前永業，望歲多將，約後新儲，豐年鎮積。入爲孝悌，出整綱宗。　舊制封官，近將軍之列棘，先賢世祿，與都護之同堂。飲渥水之分流，聲添驥響；畎平河之漑濟，蠶賦馬鳴。今則月德扶身，歲星應會，桑條小屈，敏事嚴君，棣萼相垂，高門慶及。時則處士公一朝返側，三寸舌乾，惴運心機，情懷未吐。其則有舍弟嘉義，逡巡攝衽，俯伏前諮，敢問處士兄曰；如何不決，獨立嗟吁，義聞急難者兄弟，希得者手足，出兄之口，入弟之耳，但豁情懷，莫忍情事。公曰天命之年，媿之在德，謀孫之道，已敎義方；短日金秋，寒風慟骨，長更冬夜，白髮悲心。每以錢埒久盈，未施撲滿，周親喜戲，桃李往來。涉苦海之程糧，匪持少分；遇金山之厚利，未獲纖毫。方欲去縲紲，將尋善友，念解脫，訪迹投崖。念茲在茲，是吾術內，僶諸俛矣，爾則爲之。將就莫高山，爲當今聖主及七代，鑿窟龕一所遠垂不朽，用記將來。又有弟嘉珍，及弟僧沙州釋門三學都法律大德離纏等，進思悌恭，將順其美。是日也嚴駕辰朝，執勤旰日，白龍徼道，覲慕神蹤，赤景當時，新求聖壁。因得三身相像，飛揚寶鏡之輝；二鶴翩翩，下向金錢之樹。自東未遍。自西忽臨。指掌推（一作難）前，目覩不遠。遂則貿良工，招鍛匠，弟二層中，方營窟洞。其所鑿窟額號報恩君親也。龕內素釋迦牟像，並聲聞菩薩神等共七軀。帳門兩面畫文殊普賢菩薩並侍從。南墻畫西方淨土，法花，天請問，寶恩變，各一鋪。北墻藥師淨土，花嚴，彌勒，維摩變各一鋪。門外護法善神。然則金烏東谷，隨佛日以施仁；玉

兎西山，引慈雲而布潤。龍飛天界，繪合四王；象海寰眞，工移十地。化身菩薩。馨馨石鉢之飧；滿願藥師，湛湛琉璃之水。八十種好，感空落之花圓。万遍應身，散珠星而煥綵。輕紗淺綠，對細霧而未開。重錦深紅，本無風而自動。因親帝釋，尙貴在於報恩；厚德文殊，補處詢于詣疾。深山蘊玉，空中聞梵響之螺；崩巘階前，戶外踴降魔之杵。基盤白石，刹負青雲者哉，美矣，公復以敬命天資，好還人與，和光熠熠，富日無嬌；君子謙謙，琢磨禮節。故能鵠鴿羽翼，禦侮同來，四鳥安巢，齊聲未去。瓜田廣畝，虛心整履之人；李樹長條，促生移冠之客。更有山莊四所，桑杏萬株。瓠顆籬頭，饋飲逍遙之客，葛蘿樛木，因緣得道之人。穴地多騂角之羣，叱石畜仙羊跪乳；亦乃克會有期，怯寸陰而尙短，時之易失，恐日月而逝諸。匪戀火堂，早辭風館，入中道而可宜，向菩提之正路。其弟嘉義所管大蕃瓜州節度使行軍先鋒部落上二將告身減旃矣。三年學劍，累及蒐軍，二歲論兵，曾經選將。入擒生之地，遠踏前茅；出死休之門，能齊後殿。乘孤擊寡，起陣雲於馬蹄；裹甲從軍，候廻風於鵲尾。肘唯殷血，人畏多功，指抉懸門，先甲拒膂，徵修部落，亞押偏裨，職久公徒，使宜軍政。爲忠則決戰，預善則叵循，淸信也如斯，敬事也如此。又弟嘉珍，大蕃瓜州節度行軍並沙河州三部落倉曹及支計等使。九九初生，心中密算，二王舊體，筆下能書。收租寄義於馮煖，請粟恩周於冉子。端然章甫，稱爲南面之臣；束帶立朝，可使諸侯之選。承家高戶，重客盈門，夕惕日新，茵筵靡倦、諮詢禮順，泛愛鄉閭，尅謹賢敦，具瞻人仰。又有弟僧法律離纏，行行侃侃，四諦眞明，德範兢兢，三乘鏡淨，軌義風骨，率性前生，好聞眞乘，名稱後哲。大雲殊慶，尙資善住之宮；小刼未平，永固伽藍之地。知中庸之未悟，歡引將先，念眷屬之可憐，聲陪導首。其則從弟僧，靈寶覺岈，小心小節，步驟聿脩，强力强爲。惻勤向願，解五銖於紳帶；添寄大功，減一分之衣糧。隨心虔造，卽有尼法律智惠等（一作安國寺妹性），月中桂影，已厭鮮花，雲外天堂，修持有路。鶩思步步，隱隱含珠，鹿苑青青，應應如是。貞神堅固，爲小學之師資；德重昇壇，等碩人之比律。愁腸苦積，對法刄以殲除；喜地正看，割攀緣而不種。男僧知欣壞蕚普並少小早亡；男僧常君及侄

等，芳田白壁。孝感一心，膝下黃中，報成三歲。其遠懷志友，上達中君；見義則爲，方知有勇。鐵裏應錚錚之響，礪刄含霜，庸中聞佼佼之聲，調弦望月。隨七擒之飛將，摩壘致師；願二尺之檄書，開封獻捷。然後聖善宜遵，遵成保主；福生有道，道濟先亡。依稀聞普級之因，世世信合門之貺，驥輒以口宣心，素尙淺文華，舉事言功，難能及意。

歲次己未四月壬子朔十五日丙寅建。

這面碑的正文約2232字，是相當完好的碑文，沙州文錄據歲次乙未定爲唐文宗開成四年所立，又該碑全銜爲"大蕃故敦煌莫高窟陰處士修功德記"，立於敦煌陷蕃時代，當無問題，但是碑佚失了，所鑿不知爲那一個洞。碑文中有五點可據：

一、窟形：爲後龕式。

二、位置：是在第二層。

三、塑像：龕內爲釋迦及聲聞菩薩等七軀。

四、壁畫：帳門：文殊，普賢。

南墻：西方淨土，法花，天請問，寶恩經變。

北墻：藥師淨土，花嚴，彌勒，維摩經變。

門外：護法善神。

五、考妣：皇考君諱伯倫唐朝游擊將軍丹州長松府左果毅都尉。

慈母索氏通海鎭大將軍之孫。

首先根據第一點：知道它是一個後龕式的窟形。其次根據第四點，在南北兩墻上各有四幅經變，則知道是一個相當大的窟龕。若每幅寬2.00公尺，則需有入深8.00公尺的大窟；若每幅寬1.50公尺，則也要入深6.00公尺左右，才可容納四幅經變。據碑文我們知道西墻是後龕。但有南墻北墻而無東墻，則可知以門爲標準，門南側的列入南墻；門北側的列入北墻。因爲在千佛洞沒有看見過南、北墻各有四幅經變的實例，只有三幅的，把東墻列入南北二壁便好解釋了。于是首先尋找這樣規模的石窟。

按入深及寬度均在6.00公尺以上的後龕形石窟，千佛洞只有十二處。

表一：深寬在六公尺以上的後龕形諸石窟

號	窟	面積	位置	層別	南、北壁畫	尊別	備注
1	C 9	7.2×7.6	南端	2 層	殘	七尊	改修南壁有碑
2	C16	6.6×6.5	南端	2 層	各 2 幅	七尊	
3	C40	9.25×9.4	九層樓南	1 層	各 3 幅	五尊	
4	C47	6.4×6.8	九層樓北	2 層	各 3 幅	三尊	
5	C53	7.05×7.3	九層樓北	2 層	各 3 幅	五尊	
6	C111	7.8×6.8	天橋南	1 層	千佛	殘	
7	C117	7.0×7.2	天橋北	1 層	大型千佛	九尊	
8	C130	10.2×9.4	天橋北	1 層	千佛	七尊	
9	C136	6.0×6.05	天橋北	1 層	中方，外千佛	七尊	
10	C154	6.6×7.0	藏經北	1 層	各 3 幅	九尊	
11	C158	6.4×7.0	藏經北	2 層	各 3 幅	九尊	老君
12	C190	6.25×6.0	藏經南	2 層	多幅	七尊	

茲根據第二點，窟的位置是在第二層。查上表，有六窟在第一層，六窟在第二層，那麼在第一層的六個窟可以不必考慮了。但在第二層的六個窟，那一個最合適呢？我們再來根據第四點，看看洞中的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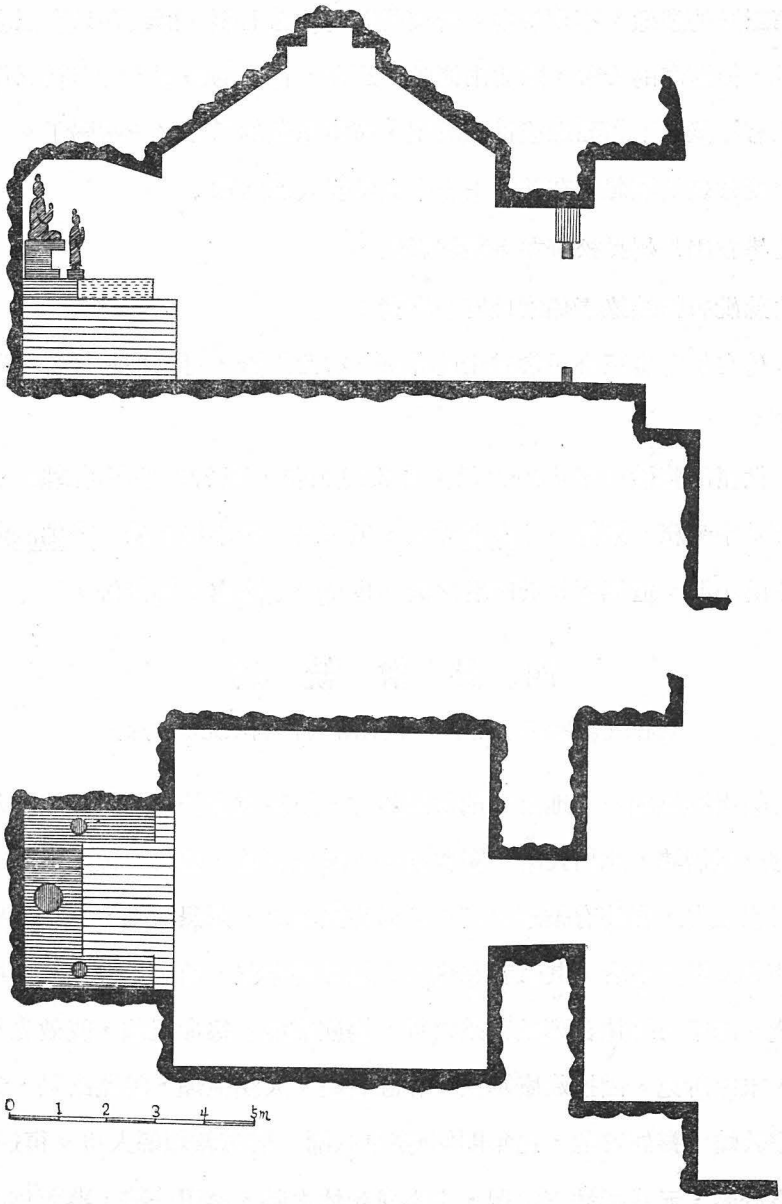
按張大千編號的C47窟，伯希和編號的P.81窟，敦煌藝術研究編號的T. 231窟，史岩編號的S. 132窟，它的位置在九層樓的北邊，二層樓的南邊，是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其中的壁畫：

帳門北側：大聖文殊師利像一舖，

帳門南側：大聖普賢菩薩像一舖，

南墻及門南側：天請問(東)法華(中)淨土(西)報恩(門右側)

北墻及門北側：藥師(東)華嚴(中)彌勒(西)維摩(門左側)



插圖三：C47窟平面及斷面（陰處士窟）

門外：繪四大天王像（南北壁及左右壁破裂處的內層，外層爲宋人畫觀音）。與碑文所記相同。

惟據第三點的塑像，不相符合。碑文所記的釋迦七軀，而現存只有三軀。這三軀也是新塑的，但據龕的形勢，南北兩側各有空台，台上的面積，可容納三像，所謂釋迦七軀，大有可能。不過經過後世的改塑，僅當原塑的二分之一還弱了。

最後根據考妣的題記。在前壁上方中央供養人題名爲：

亡姥君唐丹州長松府左果毅都尉政，

亡慈妣唐敦煌錄事孫索氏同心供養。

這個題記與碑文相合也正合乎陰處士的身份。有此五證，可以推定陰處士所鑿之窟就是C47窟了。

再者這個窟的體積爲深6.40公尺，寬6.80公尺，高7.00公尺（插圖三），在千佛洞說來，算是中等窟，雖然上比張曹不足，但下比一般平民有餘。千佛洞還有許多許多比此洞小的小洞。這個窟介於兩者之間，也正合乎陰處士的身份。

四、吳僧統碑

（約唐文宗開成四年公元839至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今佚）

天之經則懸星應分，地之理則岳鎭隨方，三苗遠適於金門，敦煌因基於火德，中有三峗極峻，化出長巖，窈谷虛通，神生石壁，龍天一舍，仙應千身，蟲書記司空之文，像迹有維摩之室。是以懃懃諦思，懇懇增修，開七佛藥師之堂，建法華无垢之塔者，其惟我和尙焉。皇考諱緒芝，前唐王府司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卽千夫長使在列城百乘之軍，楊旌鎭遠，終身報國，旣效先鋒，窮髮留邊，末由訴免，因授建康軍使，廿餘載屬，大漠風煙，陽關路阻，元戎率武，遠守敦煌，警候安危，連年匪解，隨軍久滯，因爲敦煌縣人也。復遇人經虎噬，地沒於藩，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勢，桑田一變，葵藿移心，師律否臧，屯亶若此，猶鐘儀之見縶，時望南冠；類莊寫之執珪，人聽越響。故知事因口散，物極必移，方承見在之安，且沐當時之敎，曲肱處於仁里，靡踐公門，樂只而逸情懷，周給之足。爰及慈母，卽南陽貴望也。令聞高堂，念茲在

德，恩垂訓育，慶口賢聞。分功爲織錦之詞，潔敬許蘋蘩之採。和尙性靈神異，氣骨天資，隨一地而來，蓮亭潔秀，備三端而異則，木出於林，跂步元亭於日新，齠齔聰明於月偈，善勤先進，法鏡爲宗，蹈解脫之軌途，弃人間之小利，童子出家，長成僧寶矣。自南天心印，遠整域中，河西蒼生，將於法座，且三學未並，律或先施，則約法化人，盛干佛事，齊之以禮，緇俗人師。小學承其旨歸，上命舉其賢德，遂使知釋門都法律兼攝引教授，十數年矣。則聖神贊普，萬里化均，四隣慶附，邊虞不誡，勢口風淸，佛日重暉，聖雲補集，和尙以誘。聲聞後學，宏開五部之宗；引進前修，廣說三乘之旨。維摩唯識，洞達於始終，橫宗豎宗，精硏於本末。加以知色空而明頓悟，了覺性而住無爲，罄絕兩邊，兼亡不二，得使返邪迷質，所望知律，廻向衆生，眞心授記。嘗知應世之半千，必及一時之法會。又承詔命遷知釋門都校授，以四攝一，僧六和三，衆祇園會二十淸衆，勸道匪解於三時，奈成口一萬淨人，給侍無虧於四事。和尙一朝而謂門人曰：夫法性幽玄，覺花芳而始現，眞筌潛隱，慧水澄而乃流。使迷情久滯於愛河，惑者長遺於溺浪，若非理事齊運，能澄員寂之門，福志雙修，方乃菩提之理。則知泥龕不實，而能作住持之功；竹素非眞，而有流通之用。遂抽一衲之長，口五綴之餘，豎四弘之心，鑿七佛之窟，鉆金畫綵，不可記之。然則淸涼萬聖，搖紫氣而浮空；賢刼千尊，開碧蓮而化現，十二大願，九橫莫侵，百八浮圖，三災莫染，法華則金三歸一，報恩乃酬起二龍，文殊助佛宣揚，普賢則悲深自化，善財童子，求法無厭，得道天仙，散花不倦。經書龍藏，驥口流通，長爽魚燈，希明暗路，香泥印印，福備無垠，慶設頻頻，廻資有識，模眞淺綠。飭素多紅，皆稱丹雘之奇，貴盡筆毫之美。和尙復特達眞門，强緣不勝，慈心勸物，務繼成功，義及周親，恩懷四輩，卽及元昆，滔光門傳。善則急難存於兄弟，語實親仁，信重口于朋友。長林獨步，賞志新田，典浦遊春，歡心逸豫，將期永日，何遽早亡。次兄季連，試太子家令，出狀忠於委任，聚歛益於君門。勤效四年，成功七載，忽思因果，早自廻心，退謝君恩，歸心息念。亦有城隍道俗，受訓濟人，近事女男，應向同助。又有僧王雲，勝辦訶梨，勒二千顆，同助功德。伏願世主處南面之尊，威雄武定；

臣忠安富國之政，信重和隣。時豐將大慶之年，人庶沐清平□歲，九族韶睦，將承七佛之慈；骨肉連枝，永奉三尊之化。戒香弟子，罄仰同霑，佛性蒼生，咸增利慶。驥□□明王國治，許善不遺，敢述虛財，將存化俟。

這個碑的正文，現存940字，沒有年月。據碑文中述說，這個和尚作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鑿七佛窟，一件是建法華塔，法華塔在南端C 9窟的上方，但非本文所應考；所謂七佛窟，並非七個佛窟，乃是在一個窟中塑了七尊佛，窟的位置及窟的壁畫，碑文中亦有記述：

…鑿七佛之窟，鉆金畫綵，不可記之。然則清涼萬聖，搖紫氣而浮空，賢刼千尊，開碧蓮而化現……

紫氣浮空，是相當高的位置；賢刼千尊，是畫的千佛。

按千佛洞中的七佛窟，只有兩處：一處是C130，那是在下層的，七佛之外另有塑像；壁畫也不相合，並且又被後世的改造，根本與記述不合。另一處爲C164，這個洞中只有七佛，它的位置相當的高，即藏經洞的第二層，却有紫氣浮空的氣慨。窟頂上爲千佛十五排，每排33個，與賢刼千佛的記述亦相符合。

此外在東壁，門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幅經變，門的上方有佛一舖。西壁有佛二舖，在佛臺有趺座菩薩二十二區。南壁有經變一，菩薩一，佛一舖。北壁也是經變一，菩薩一，佛一舖。菩薩相當高大，差不多是等身像的樣子。很可能的即碑文所云報恩與法華及文殊與菩賢了。壁畫雖然沒有像陰碑記得那樣的清楚，但七佛窟在千佛洞只此二處，因此也可以確定爲C164窟了。

又在佛臺的破裂處，有題記，爲虎年所造像。但此碑沒有年月。

關於這個碑的時代，前人有以下幾個意見：

1. 語石：據文中"神聖贊普，定爲"吐蕃刻：

…第九行有神聖贊普，萬里化均，四隣慶口云云，贊普係吐蕃君長之號，猶匈奴之稱單于，突厥之稱可汗，冠以神聖二字，則彼國人士尊其君之辭，猶中國皇帝有徽號也。以是定爲吐蕃刻無可疑矣。

2. 沙州文錄，跋文中有定敦煌在元和十四年陷蕃此碑刻於陷蕃期間。

按吐蕃自長慶定盟之後，未嘗入寇，邊候晏然，及開成三年彝泰死，弟達磨嗣爲替普，國政日亂，未幾死，諸臣爭國以抵於亡，然則此碑之立，其在彝泰未

死時乎。

3. 隴右金石錄，據碑末的"驥"字，定爲與陰處士碑俱爲陷蕃時的作品：

按此碑與陰處士碑俱爲敦煌陷蕃後之作，陰碑作於開成四年而此碑則未有年月。今考陰碑末云：驥輒以口宣心，素尙淺文華，舉事言功，難能及意。此碑末亦有驥字，下佚二字，接云：明王國治，許善不遺，敢述虛財，將存化俟，其文例相類，蓋驥下亦爲輒以二字，沙州文錄別本，有竇夫子撰四字，當是此人竇姓驥名，二碑俱爲其所作也。

按沙州文錄吳碑下爲竇良驥撰，陰碑下爲竇夫子撰。

4. 敦煌窟龕名數考：謂窟建於建中初到大中二年間。

5. 陳祚龍：敦煌寫本「右軍衞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並序」之我見，吳碑與陰碑同定爲開成四年（公元839），載大陸雜誌第二十卷五期。

以上的種種考據，均定爲陷蕃時的作品，那麼我們就在陷蕃期間來找寅年。

關於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最近蘇瑩輝先生在大陸新誌第二十三卷第十一期，有所論證，他曾歸納諸說爲五：茲就其意簡表如下：

表二：敦煌陷蕃年代各家主張比較表

號	主張者	陷蕃年代	陷蕃期間	評述者
1	羅振玉補唐書張義潮傳	唐玄宗天寶十一年(A.D. 752)	自天寶十一年至大中五年(851A.D.) 方足百年	向達羅振玉補唐書義潮傳補正，反對，據斯字第七八八號
2	孫楷第燉煌寫本張義潮變文跋	唐肅宗代宗年間(757—763A.D.)	自至德至大中五年約95年不足百年，孫謂百餘年	蘇不解其說
3	徐星伯西域水道記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A.D.)	自建中二年至大中五年約71年	向達同上贊同 蘇謂建中二年陷蕃者爲壽昌縣 陳祚龍：敦煌寫本右軍衞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並序贊同 藤枝晃：亦同此說(註一)
4	羅振玉補唐書張義潮傳	唐德宗貞元元年(785A.D.)	自貞元元年至大中五年約67年	蘇謂貞元元年陷蕃者爲燉煌
5	蔣伯斧敦煌吳僧統碑跋	唐憲宗元和年間(809—819 A. D.)	自元和十四年819至開成四年張義潮歸義中間凡三十年	張維：隴右金石錄修正爲自元和十四年至大中五年凡三十三年

據上表則知蘇瑩輝先生是贊成建中二年陷壽昌，貞元元年陷敦煌。若根據這個時

（註一） 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十一册

間來推算，則貞元元年至大中五年約六十七年，其間有六個寅年。若根據張維的修正說，陷蕃期間爲自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至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前後約三十三年。在這三十三年中有三個虎年。比較兩說於後：

第一：德宗貞元二年丙寅（公元786）　第四：穆宗長慶二年壬寅（公元822）

第二：德宗貞元十四年戊寅（公元798）　第五：文宗太和八年甲寅（公元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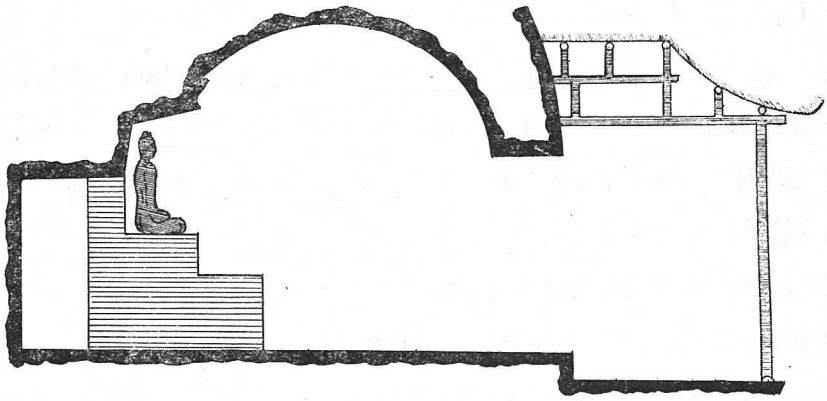
第三：憲宗永和五年庚寅（公元810）　第六：武宗會昌六年丙寅（公元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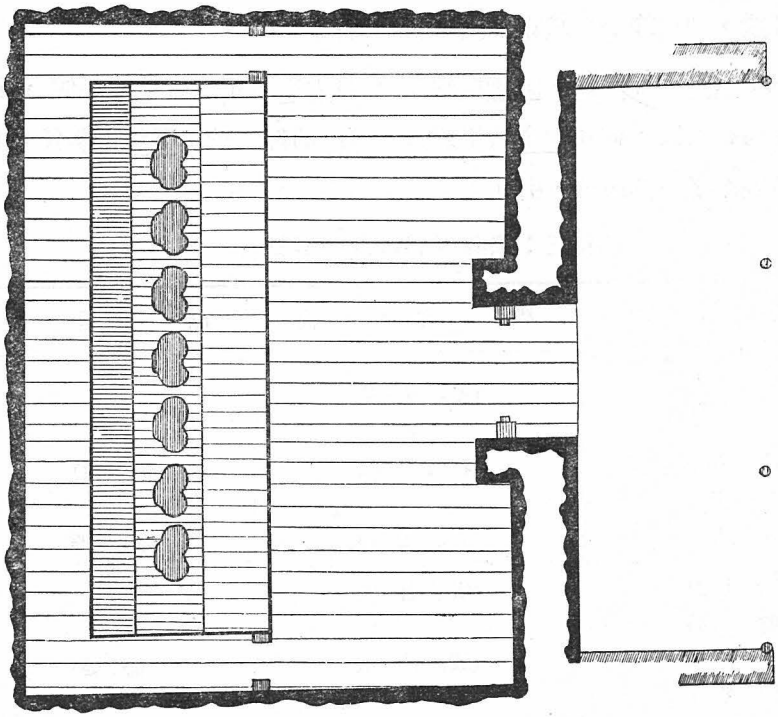
那麼那一個虎年可能是他的造像之年呢？據碑文所載：他的父親是前唐的一個武官卽千夫長，留守邊疆有二十多年，敦煌陷蕃後他便不作官了。假設他的父親二十五歲初到邊疆服務，經過二十餘年的歲月敦煌陷蕃，則他的年齡至少應在四十五歲以上。吳僧統是他父親的第三個兒子，如果再有姊妹，則他的年齡可能小於他父親三十五歲，則陷蕃的那一年他是十歲。他父親作武官時，他自然沒有出家的必要，出家的原因，可能是陷蕃後由於家境困窘被迫所爲。若依張說陷蕃後的第二年(公元 820)出家，是一個十二歲的童子，則第一個虎年是十四歲，第二個虎年是二十六歲，二十六歲作都法律，似乎是太年輕了，第三個虎年是三十八歲，卽會昌六年。三十八歲的時候，眞可以說：童子出家，長成僧寶了。學業修養都有相當的基礎，贊普命他知釋門都法律是可以勝任的，問題是十數年之後"又承詔命遷知釋門都校授"作了這個僧官之後才鑿窟的。第四個虎年是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戊寅（858 A. D.）則是五十歲，便到光復後的第八年了，這個是講不通的，所以張維的三十三年之說是不可靠的。

若依蘇說：則陷蕃後的第一個虎年（貞元二年丙寅786AD）是十一歲，第二個虎年(戊寅)是二十三歲，第三個虎年(庚寅)是三十五歲，第四個虎年卽張的第一個虎年(壬寅)是四十七歲。四十七歲的時候知釋門都法律是可以勝任的。第五個虎年（太和八年甲寅公元 834）是五十九歲，這時候作僧官已經十餘年了，已有積蓄，作窟造相最爲合理，不惟與碑文所記相合，與開成四年（839乙未）立石之說也相符合，故蘇說較張說爲合理。

碑文中在造窟之後，接着又云："……長林獨步，賞志心田，典浦遊春，歡心逸豫，將期永日，何遽早亡"就是說明窟和相完成不久，僅悠閒了很短的歲月便死去了。但據藤枝晃先生敦煌の僧尼籍(註一)的資料—S 1947 V (G. 6191) 所云：

(註一) 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東方學報京都第二十九期 p. 287。





插圖四：C164平面及斷面（吳僧統窟）

大唐咸通四年歲次癸未，河西釋門都　僧統，緣敦煌管內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禪窟，自　　司空吳僧統酉年算會後，至丑年分都司已來，從酉至未，一十一年（中斷）。

依照藤枝先生的解釋，司空是張義潮於咸通二年至四年征服凉州後所得的官。咸通四年癸未(863 A. D.)，酉年爲大中七年（853 A. D.)，丑年爲大中十一年(857 A. D.)，好像吳僧統與張義潮同時並存，也就是說在張義潮時代的僧統爲吳和尙，但在大中五年有賜僧洪辯爲僧統的命文，與此又有衝突。

又據竺沙雅章(註一)根據大唐沙州譯經三藏大德吳和尙邈眞讚：

聖神替普，虔奉眞如，詔臨和尙，願爲國師，
黃金百溢，馹使親馳，空王志理，浩然卓奇，
自通唐化，薦福明時，司空奉國，固請我師，
願談維識，助化旌麾，星霜不換，已至无衣。

認爲吳僧統就是洪辯亦卽僧辯，洪辯俗姓吳，當大中五年賜告身的時候，相當的老齡，大中七年尙在人間，約在大中八年死去，河西的都僧統由翟法榮繼任。並把歷代僧統在位的時期作了一個簡表，引如下：

表三：歸義軍歷代都副僧統表

在位年代	都僧統	副僧統
851（大中5） 853（大中7）	（吳）洪辯	
863（咸通4） 869（咸通10）	（翟）法榮	悟眞
893（景福2）	（唐）悟眞	賢照
902（天復2） 914（乾化4）	（康？）賢照	
925？（同光3）	（陳）法嚴	（海晏）
931（長興1）	（陰）海晏	龍辯
935（淸泰2） 937（淸泰4）	龍辯	

（註一）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十一册 1961

951 (乾 祐 4)	某	
954 (廣 順 4)	法 嵩	
Ca. 960	鋼 慧	

假設吳僧統就是洪辯亦卽僧詧是對的話，便不衝突了，問題是在撰文與立碑的時間。按吳和尙若作了唐代的都僧統，在他自己的經歷中是一件大事情。他本是漢人當光復後應該大書特書才對，何以碑文中隻字沒有提呢？碑文明明是在他死後作的。是不是因爲僧詧是當時大家所景仰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二臣"是不名譽的事情，撰文者筆下留情含糊其辭呢？細讀碑文有三處可以磨稜兩可的解釋：

第一："又承詔命……"可解釋爲贊普的詔命，又可以解釋爲唐天子的詔命。

第二："次兄季連，試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唐官名，但不知蕃是否也有此官。

第三："伏願世主處南面之尊，威雄武定；臣忠安富國之政，信重和隣……"又像光復後的一片太平景象。

如果這個推測是對的，則碑應該立於大中八年僧詧死了之後，然而問題又來了，如果碑爲大中九年所立，何以在碑文中又把蕃王恭維的"聖神贊普萬里化均四隣慶附，邊虞不誡……"呢？這明明是陷蕃時所立，陳祚龍先生曾詳加解釋(註一)，更不得其解。只好把問題保留在這裏，等到有新材料時再談，暫假定碑爲開成四年(839 A. D.)至大中九年(855 A. D.)所立，至於他所鑿的七佛窟爲C164窟，當是沒有問題的。

C164窟橫寬13.30公尺，深9.70公尺，面積爲130.95平方公尺(插圖四)，爲千佛洞25大洞之一，很可能的爲這個有身份，有資財的和尙所開。其最可注意者，是碑文中有"經書龍藏"可知該窟中原藏有經的。"經書龍藏"的含意，我也有淺薄的解釋(註二)這個窟的下面是C151卽所謂藏經洞，也是一個和尙洞，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按藏經洞外面爲三層樓，下層爲C151藏經洞，中層爲C164七佛洞，上層爲C165，在原來的佛龕中現改塑爲玉皇大帝了。

五、賜僧詧勅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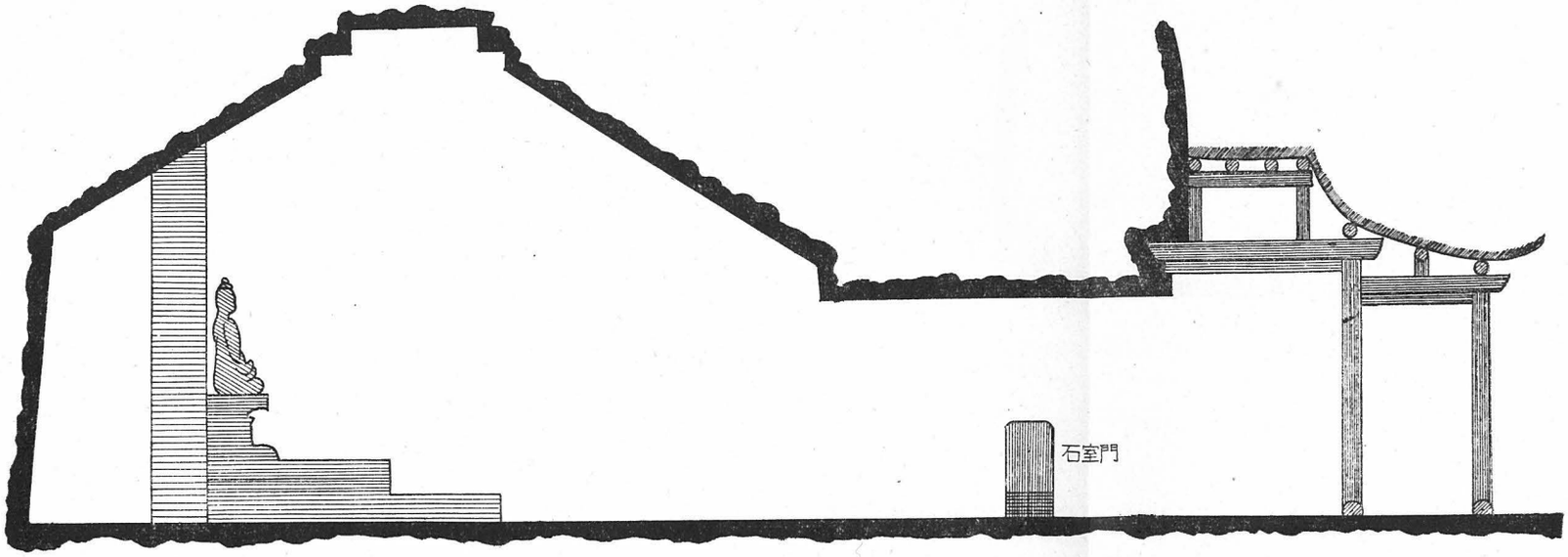
(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今存千佛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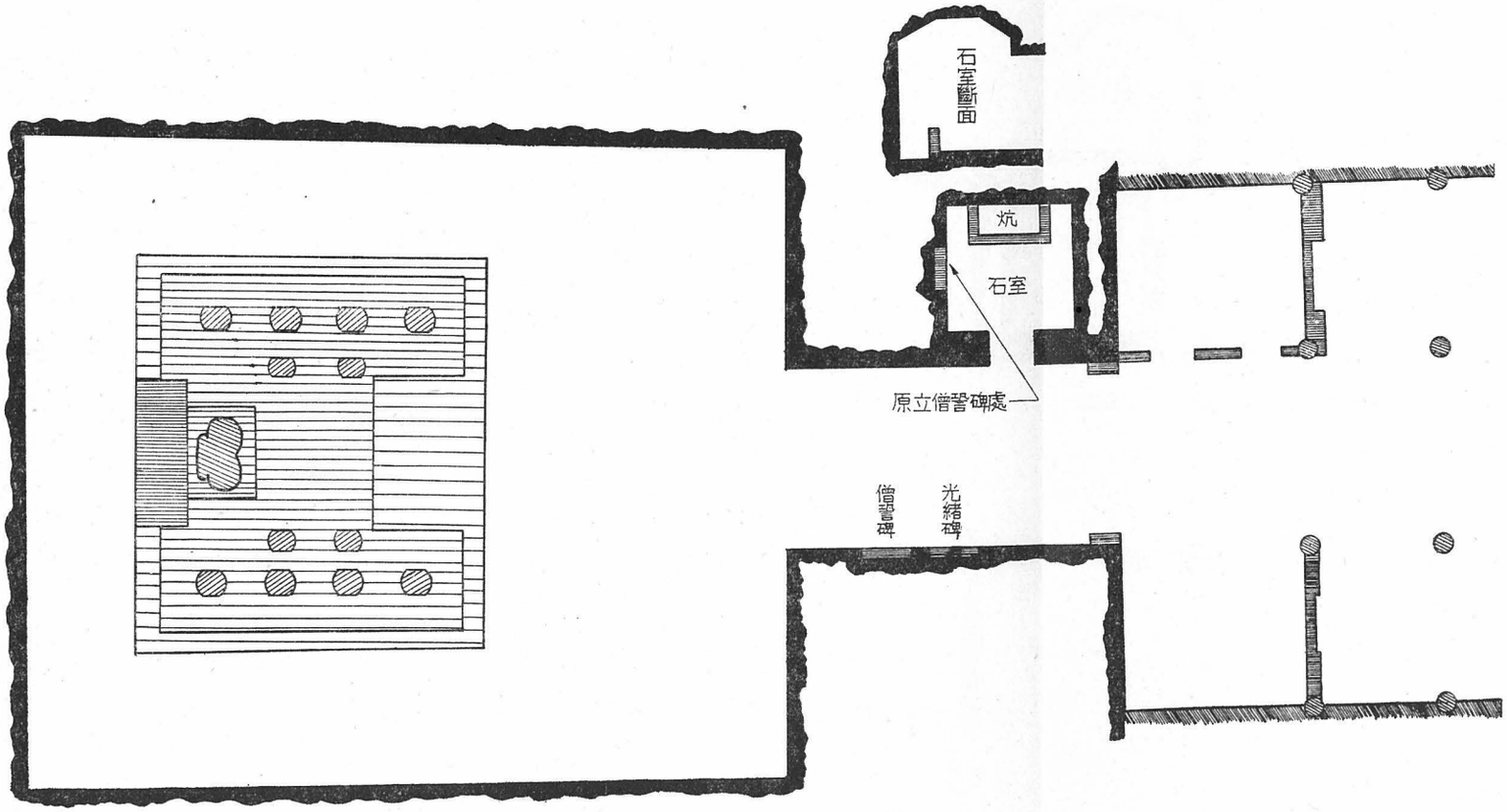
當家告身，依本鐫石，庶使萬歲千秋不朽不壞矣，(首行)｜勅釋門河西都僧統

(註一) 陳祚龍：敦煌寫本「右軍衞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并序」之我見，載大陸雜誌第二十卷第五期。

(註二) 參看拙著著：關於藏經洞的幾個問題載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民國五十年五月。

攝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洪謩｜，入朝使沙州釋門義學都法師悟眞等，至（羅作蓋）聞其先出自｜中土，頃因及瓜之戍，陷爲辮髮之宗，爾等誕質戎壘，棲｜心釋氏，能以空王之法，革其異類之心，獷悍悉(羅作皆)除，中貞｜是激，虔(羅作虛)恭教旨，夙夜修行。或傾向天朝，已分其覺路，或奉使｜魏闕，頓出其迷津，心惟可嘉，跡頗勞止，宜酬節義｜之效，或(張作式)奬道途之勤，假內外臨壇之名，錫中華大德之｜號，仍榮紫服，以耀戎緇，洪謩可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悟眞可京城臨壇大德，仍並賜紫，餘各如故｜。大中五年五月廿二(張作一)日。中書令闕，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臣崔龜從當(張作宣)奉，中書舍人臣崔瑤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大中五年五月　日。｜侍中闕，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鉉（張作敏中）給事中係(張作修)月日時都事左司郎中，禮部尙書闕，禮部侍郎慤(張作馨)尙書左丞璪(張作琛)，告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釋門河西都僧統攝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賜紫洪謩　奉勅如右，符到｜奉行。郎中□，主事□令史鄭（張作周）全璋令□｜(張作令史)大中五年五月　日下｜(上段十七行)。詔書本｜勅洪謩師所遣弟子僧悟眞，上表事具悉｜師，中華良裔，西土律儀，修行而不失戒珠｜，調禦而深藏慧劍，而又遠懷故國，願被皇｜風，專遣僧徒，備申懇切，今則達鄉閭之的｜信，攄祖父之沉寃，惟孝與忠，斯謂兼美。宜｜率思唐之侶，終成歸化之心，勉遵令圖，以｜就休烈。今授師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仍賜紫衣，依(張作仍)前充河西釋門都僧統，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兼賜（羅作給）勅牒。僧悟眞｜亦授京城臨壇大德，仍賜紫衣，兼給勅牒｜。錫茲寵渥，慰爾忠勤，當竭素誠，用答殊遇｜。師等所上陳情表，請依往日風俗，大行佛法者，朕精心釋教，不捨修持，師所陳論，深｜愜余(羅作本)意，允依來奏。其崇恩等師，宜並存問｜之。今賜師及崇恩等五人，少衣物，具如別(羅作列)錄，並師家書迴報，並賜往，至宜(張作具)領之。餘不(羅作並)具。所賜議潮｜勅書處(張作多)分，想當知悉。夏熱，師｜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一日(中段十八行)。勅賜衣物錄本，賜內外臨壇｜大德，河西都僧統賜紫，僧｜洪謩物四十｜匹，錦二匹｜，色(羅作花)吳綾二疋，色小綾二疋｜，色絹八疋｜，雜絹□□□，(以下





插圖五：C151平面及斷面與石室平面及斷面（僧晉窟）

張文難讀)｜，紫與綾僧衣｜，二副衲一綿，｜銀大□椀二枚（下段十五行)。

這一幢碑是一個勅封的詔令，現存約720字沒有提到鑿窟的事情，但是碑的所在地，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據斯坦因的記載；這個碑嵌在石室裏面的西牆上，後被王道士取出鑲在大洞甬道的南壁上。現在看看甬道的南壁上，並排的另有光緒三十二年的木碑。石室的墻上，現尙存有嵌碑處的痕跡(插圖五)。

所謂石室是一個小洞，深2.75公尺，寬2.80公尺，差不多是一個正方形，高3.10公尺，呈覆斗頂而無突出的井。其內沒有塑像，後壁上畫有樹木及仕女像。其前有高起的一個長方槽，長1.75公尺，寬0.80公尺，好像一個泥炕的形式，因爲上面的蓋子沒有了而成槽形。槽墻的前面畫着二鹿銜花，西端尙有一雙草鞋。西墻上有向西凹入的一個長方塊，深0.40公尺，寬0.90公尺，高1.90公尺，卽前嵌石碑處(註一)。全室的面積約7.70平方公尺。根據那個土炕與那雙草鞋來觀察，很像一個臥室的樣子。這個碑是勅封僧眞的詔令，旣然放置在這個臥室式的小窟中，那麼很顯然的是與僧眞有關了。再進一步的追求，則很可能的是僧眞的臥室了。臥室爲什麼放在這個地方呢？與後面的大洞有關。

按洪眞當時被封爲河西都僧統攝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敎主，在釋門的聲望和地位可以說與張義潮在軍政上的地位相等。那個大窟C151是千佛洞的第一大窟，第二大窟是C46，它的形制與C151窟完全相同，惟面積僅小1.87平方公尺。C46窟確知爲張義潮的姪子張淮深所創建（詳後）那麼這個大窟C151，若不是僧眞自己創建，便很可能是張義潮所創建的了。這個大窟是釋門行政的所在，故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如果以0.70平方公尺放一個葡團的話，則在這個窟內可以容納247位朝拜者，不但是洪眞的所在之處，很可能的爲歷代僧統的所在地，故重要書籍宜乎都放在這個地方了。

在它正上面的C164爲吳僧統所鑿，因此有人主張下面的C151也是吳僧統所鑿。但我根據僧眞的碑而推定爲洪僧統所鑿，假設吳僧統與洪眞爲一個人的話，便沒有爭執了。不論怎樣它是釋門的行政區恐沒有問題罷。關於C151另有文論述(註二)，故不在這裏多贅了。

(註一) 據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所述此碑係王道士嵌置於此，後來又移到外面的，與事實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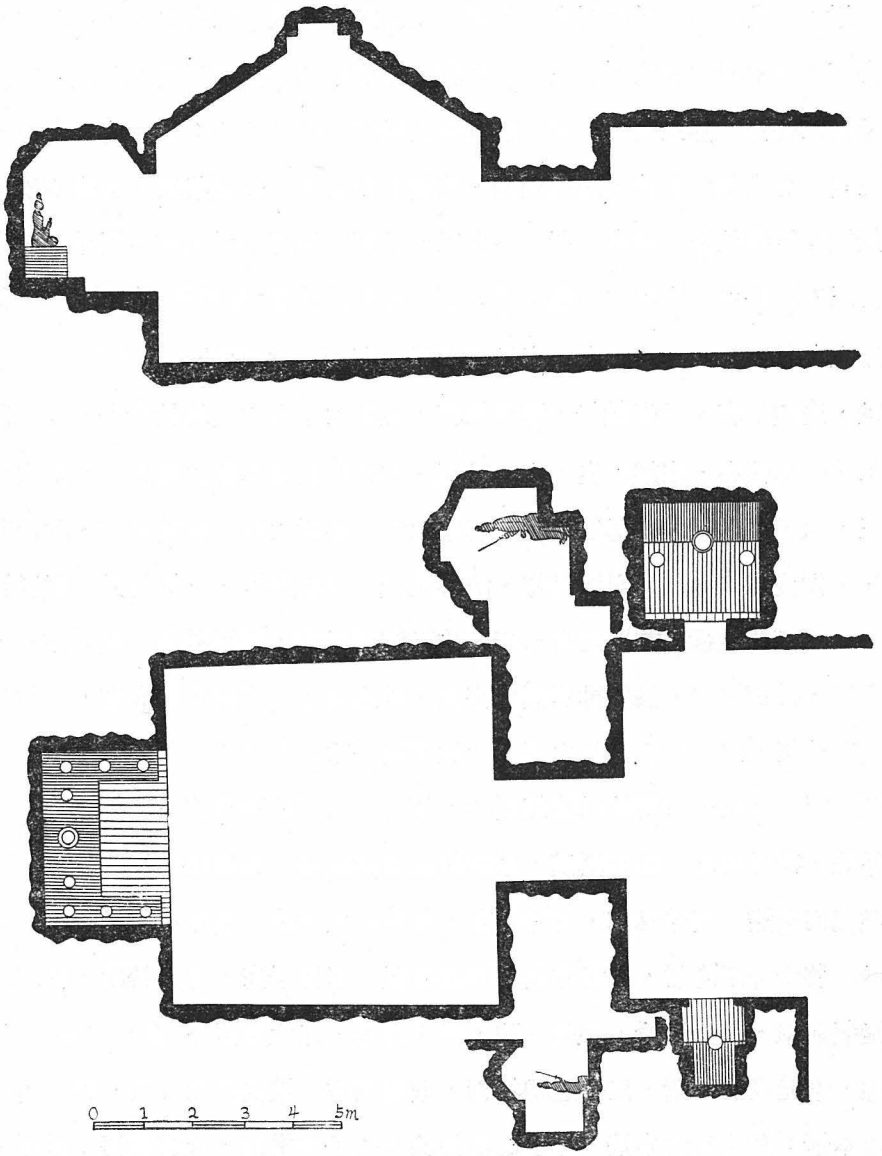
(註二) 參看拙著：關於千佛洞的幾個問題，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

六、索法律窟銘

(約當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以後今佚)

蓋乾運三光，羅太虛以著象，坤維八極，□□川以爲形。若乃至道幽玄，理出輪廻之表，性相無相，頗乏凡聖而無觀，然則拯拔煩籠，如來以如來出現；隨機誘廸，降法宇於大千。是以能寂之應西旋，勝蘭之風東扇。故使祁山匿曜，佛日舒光，人天莫□□歸依，率土咸知戒定。玉塞敦煌，鎭神沙而白淨，三危黑秀，刺石壁而泉飛。一帶長河，汎經波派而國渥洼，小海獻天驥之龍媒，瑞草秀七淨之蓮台，彩雲逞五色之佳氣，人馴儉約，風俗儒流，性惡工商，好生氣煞，躭修十善，駕信三乘。惟忠孝而兩全；兼文武而雙美，多聞龍像，繼迹繁興，得道高僧，傳燈相次，總斯具美者，其惟鉅鹿索和尙矣。和尙俗號香，其先商王帝甲之後，封子丹於京索間，因而氏焉。遠祖前漢太中大夫武撫，直諫飛龍，旣犯逆鱗之勢，□同下獄，撫恐被誅，以元鼎六年自鉅鹿南徙，居於流沙，子孫因家焉，遂爲敦煌人也。皇祖左金吾衛會州黃石府折衝都尉諱奉珍，屬天寶之末，逆胡內侵，土蕃承危，敢犯邊境，旋洎大曆，以漸猖狂，積日相持，連營不散，公誓雄心而禦捍，鐵石之志不移，全孤壘於三危，解重圍於百戰，策功茂實，賜信綵而光榮；好爵自縻，上帝聞其雅譽。皇考頓悟，大乘賢者，諱定國，英旄儁產，早慕幽貞，悟世榮之不堅，了浮生而走電，耕田鑿井，業南畝而投簪；鼓腹逍遙，力東皐而守分。詎謂白駒落西山之隙，青龍洗東注之波，懸蛇之疾俄侵，風樹之悲□及，山莊林野，無復經行之蹤，□水親交，永阻平生之會。春秋五十有六，以元和七年，歲次甲辰三月十八日終於釋教坊之第也。以其月廿五日，葬□洪潤鄉員埒圖渠東□師峯南源之禮也。亡兄前仕沙州防城使，諱淸宇，高情直節，毓著公名，權職蕃時，昇榮曩日，克勤出烈，管轄有方，警候烽烟，嚴更威宿。故得邊方晏晏，郛郭厭厭，玉塞旁連，人稱緩帶，河圖□□，□□□□□□萱草，拒豁淪悲，異畝嘉禾，傷歧碎蕙，美角先拆，今夜卽亡，春秋六十有三矣。故弟淸貞，禮樂名家，溫恭素質，一城領袖，六郡提綱。鏘鏘契君子之儀，濟濟有江泉之譽，共被之慈播美，同飡之惠馳芳，

在原之德未申，陡崗之望俄軫。對其桃李，悲手足之長辭，念懷橘之年，痛連枝而莫返。和尙天倫有三，和尙卽當中子也。前沙州釋門都法律，應法披錙，智不虧于七覺，弱冠進具，精五百之修持，行孤峻而竹風淸寒，戒月明而雪山皎淨。神閒心寂，言簡氣和，雲乘百川之陰，日照千江之水，白珪無玷，心印密傳，窮七祖之幽宗，示三乘之淳粹。趨庭半城，緇衆近訓，乃數百俗徒，競寸陰以勞籠，爇三明於闇室，設無遮之數供，味列八珍；惠難捨之資身，慇懃三寶。寫大集之敎藏，法施無窮，建寶刹於家隅，莊成紫磨。增修不倦，片善無遺。更鑿仙巖，鐫龕一所。召良工而扑琢，憑郢匠以崇成，竭房資而賞勞，罄三衣而務就。內素並小龕千周，遍於是無勝慈尊，擬兜率而下降；多聞歡喜，對金色以熙怡，大士陵虛。貞松垂萬歲之藤蘿，桂樹吐千春之媚色。多功旣就，慶讚未容，示疾數旬，醫明無術，春秋七十有六，終於金光明寺。門人躃踴，一郡輟春，宗族悲哀，痛丁酷罰，其日葬於莫高窟之禮也。其前亡兄子有三，次子押牙忠顗，勇冠三軍，射穿七札，助收六郡，毗贊司空，爲前茅之爪牙，作後殿之耳目。飄風鳥陣，決勝先行，虎擲盤蛇，死無旋踵，誓腸羈於綠草，而不願生還，許國之稱已彰，攻五涼而尅獲，駐軍神鳥，鎭守涼城，積祀累齡，長衝白刃，俄然排彩雲而務集，神通護世，威振慴於邪魔，千佛分身，蓮花捧促。恩報則報四恩之至德，法華讚一乘之正眞；十六觀行，對十二之上願，淨天啓問，調御答以除無垢坊，便現白衣而助揚眞化，雲樓駕迫，聳口崢嶸，磴道聯綿，勢侵雲漢，朱欄赫奕環拱彫楹，紺窗映焜煌之寶扉，繡柱鏤盤龍而覆錯。溪芳忍草，林秀覺花，枕疾殂殞武威，嗚呼小年不永壽，小子有功，將士押牙忠信，天資秀異，神假英靈，孝悌于家，忠貞於國，登鋒利刃，猛氣超羣，鐵壁鑽搶，先衝八陣，提戈從事，每立殊勳，葵心向陽，競競承主，奉元戎而歸闕，臣子之禮無虧，迴駕朔方，被羈孤而日久，願投桑梓，未遂本情。歎四鳥之分飛，嗟手足而長旅。長子僧常振，天資爽悟，道經逾明，欽念三乘，凝修四諦。上交下接，解營搆而多方；倜儻出羣，孝敬之懷罔極。助叔僧而修建，自始及終；愴失履而孤惸，早虧恃怙。嗣隆古叔之願，誓畢殘功，尅意崇誠，忻然果就，求蒙彩筆，願勒碑銘，誠罕免固辭，粗云而記述。



插圖六：C154平面及斷面（索法律窟）

其詞曰：乾運三綱，坤維八荒，含隆萬象，覆載無疆，生死擾擾，九土茫茫，能仁出現，拔濟獞猖，教兵西域，流化東方，率土歸依，宙宇禎祥，競崇修兮浩浩，注法水兮滂滂。地善人純，厥土敦煌，將星文昌，越跨五涼，碩德高僧，接踵連行，有鉅鹿兮貴族，則□法兮當陽，宗枝濟濟，花蕚昌昌，三空在念，四攝□張，欲度愛河，預設浮囊，密察心印，定慧界香，遍修諸善，列道多强，鐫龕造窟，福祐皇王，千尊璨璨，百福穰穰，功成果就，侵疾宇牀，醫明窮術，遷神坐亡，門人酷罰，宗族悽傷，厥有姪僧，能柔能剛，超隆殘誓，孝道名彰，繼誠福口，慶讚逾揚，智求珠綴，尅石爲堂，旣名蹤兮糟粕，實地久兮天長。

這面碑的遺文雖然有1685字，乃是敍述他的家族的系譜，至於鑿窟的事情，僅云'鐫龕一所"。窟的位置，窟的形狀，內面塑了若干尊像均沒有提到，所以單據這個碑文是無法斷定的。所幸在藏經洞的北面約8公尺，中間只有一小窟之隔，有一個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石窟C154（插圖六）爲後龕式，入深6.60公尺，橫寬約6.9～7.00公尺，高6.10公尺，在後龕式窟中也算相當偉大的窟龕。後龕中爲九尊式，可能未經改修，南北兩壁各爲三幅經變，窟外簷下的墻上南北各有一小龕。

可注意的是在門頭上的題記：

窟主沙州釋門都法律和尙金光明寺僧索義□……

從這個題記上可以確定這個C154窟爲索法律的石窟了。

關於這個碑的年代，蔣斧的沙州文錄跋文曾改正元和七年甲辰，爲壬字之誤，並主張立碑在咸通八年以後，當是據碑文中的"奉元戎而歸闕，臣子之禮無虧"。這一個說法可能是對的。因爲他的侄子押牙，忠顯曾"助收六郡，毗贊司空……攻五涼而尅獲……"據張淮深的修功德記，張議潮是咸通八年歸闕的，所以應在咸通八年之後。

又按索法律爲敦煌陷蕃時代的僧官，碑文中明言，"和尙天倫有三，和尙卽當中子也，前沙州釋門都法律……"。他的亡兄淸宇，是"前仕沙州防城使……權職蕃時……"。凡碑文中稱"前"或"蕃"當是陷蕃的期間。又稱唐朝的年代如天寶、大曆、元和等，均寫的光明正大而未加"前"字。敍述他的皇祖的時候，敢寫着"……諱奉珍，屬天寶之末，逆胡內侵，土蕃承危，敢犯邊境，旋洎大曆，以漸猖狂，……"。據此

又可知決非陷蕃時所立。故咸通八年以後之說可信。因爲索法律鑿窟並未完成，是他死後他的侄僧常振繼續他的功德而完成的。至於咸通八年之後，後到什麼時候呢？在蔣氏的同一跋文中又說

又按同時出土之眞讚卷中有前沙州釋門故索法律智岳邈眞讚當卽此人，讚末題庚寅年，庚寅爲咸通十一年與此銘實一時之作。

按咸通十一年爲公元870年，碑銘立於此時是很可能的。

七、翟　家　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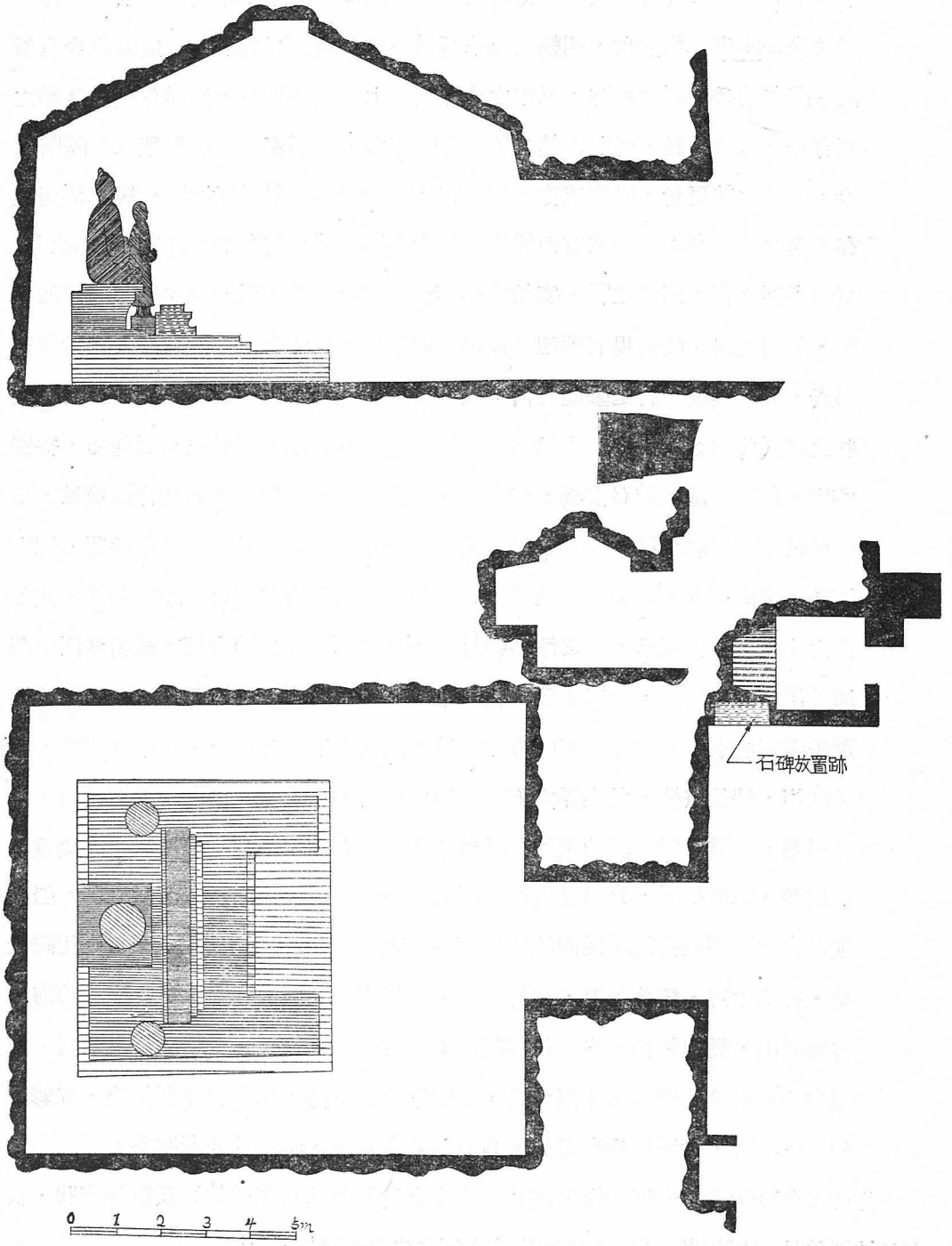
(約在唐懿宗咸通十年(869 A. D. 之後)

蓋敦煌固封，控三嶓而作鎭，龍堆旁礴，透弱水而川流。渥洼則西望金鞍，宕谷則東臨馬(蔣作焉)秀，長巖萬仞，開聖洞之千龕，呀豁澄泉引淸□而吐潤。磋磴垠像，體勢平源，分野膏腴，維邑麗(張空字)(蔣作龍)坤德，奇謀卿將，應聖代而生賢；龍象高僧，繼法王之化迹，總斯美者，其維都僧統和尙□(蔣僅空一字張空五字)□□□□起陶唐之後，封子丹仲爲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後柯分葉散，壁去珠移，一支從官流沙，(蔣在沙字後，子字前多一唯字)子孫因家，遂爲敦煌人也。皇祖諱希光，金芒授彩，月角成姿，蘊孫子之韜鉗，曉黃公之秘略，矢穿七札，弧彎六鈞，河右振其嘉聲，上蔡聞其雅譽。目尋太白，臨八陣而先衝；風雲壯心，對三場而勇戰。轅門羨德，將帥推賢，節下求能，囊中先穎。陳謀佐命，定國難於奉天，毗輔□□，刻勳名於翠石。皇考諱涓，天然俊藝，神假精靈，丹穴鳳雛，生而五色，黃馬英詞，莫比碧豹，雄辯難當，一郡提綱，三端領袖，文滋海量，志湧波瀾，敷五德以伏人，存百行而爲本，加以情殷慕道，歎巢父而拂衣，悟世非堅，念許由而洗耳，尙居羈鞅，未免遭迴，於是捨身出家，毀其形□，撥囂煩而取靜，頓息心機，旣世網而不拘，易相菩提之路。弟承慶前沙州敦煌縣尉，稟風雲之氣，懷海嶽之靈，去三惑以居貞，畏四知而體道，惟忠惟孝，行存輗軏之名，莅職廉平，穎拔貂蟬之後，豈謂風燈運促，黃雄之祟妖侵；手足長辭，痛鶺鴒之失羽。姪男懷光，智等，志等(蔣無志等二字)松筠。情同鐵石，提戈遠鎭，荷戟從軍，卽戎習七德之謀，對敵好六奇之勇，輕財重義，施惠求能，愛撫七尺之刀，聲播五涼之俗。次姪懷

恩，齠齔聰惠，智有老成，文勘師古，武濟臨危，僉謂卓犖丈夫，實兮鼎鼐。僧統先任沙州法律僧政，四輪寶三學樞機，定慧將水鏡俱青，戒月以金鳥爭晶，慈悲善誘，攝化隨宜，五乘之奧探玄，七祖之宗窮妙，威稜侃侃，淩霜之氣有殊，處衆兢兢，獨顯卓然之象。名馳帝闕，譽播秦京。勅賜紫衣，陛階出衆，鱗角之美更新，風靡咸從，傾口青雲之士。施則彌綸法戒，說眞俗而並存，卷之入一毫端，譚空有而雙遣。然則存不建遣，二利之行方圓；遣不建存，更建耆闍之窟。四弘之誓，寒松之操不移，克意修營，鐵石之懷耿介，傾城聳騎，躬詣先巖，陵朝陽而槃廻，巡崖嶧而瞻仰，璞琢有地，締搆無人，遂罄捨房資，貿工興役，於是鑿鎚競奮，坱圠磅礴，磽确聒山，宏開靈洞。興功自敦牂之歲（此處原空數字）大淵之年，郢人盡善以鈁鏝，匠者運斫而逞巧，香厨辦供，每設芳筵，爰召僧瑤，橫眞繢聖，內龕朔諸形像等，若乃釋迦輪足，化緣而已周，彌勒垂蹤，顯當來之次補，十地菩薩，妙覺功圓，八輩聲聞，□□□測，多聞獲世，奪赫奕之威光，力士呀豸，破耶山之魔鬼，蓮花藏界，觀行澄之十首，楞伽親承，教之淨名(璋按之字可能名字之後)方便，級引多門，薩埵投崖，捨身濟虎，十二上願，化盡東方，十六歡門，應居西土，金剛了義，讚善現而解空，天請報恩，降魔而成道，焜煌火宅，誘駕三事，中觀靈巖，上乘珠綴，飛仙繚繞，散空界之天花；淨信熙怡，獻人間之供養。盤龍秀出，舞鳳揚翔，嶝道遐聯，雲樓架迴。崢嶸翠閣，張鷹翅而騰飛；欄檻雕楹，接重軒而璨爛。紺窗曉露，分星月之明，階闕藏春，朝交彩雲之色。溪蘂道樹，遍金地而森林，澗澄荷泛漣淀而流演，清涼聖境，僧寶住持，望物知津，使歸栈喻，苦集之因，絕蔓菩提，種智抽芳，弘誓克周，咸通隨念，乃軫陵成碧海，谷變峴山，勒刻銘朴，略頌記其詞曰；我僧統兮德彌天，戒月明兮定慧圓，導羣生兮示眞詮，播芳名兮振大千，勒賜紫兮日下傳，鐫龕窟兮福無邊，五彩莊嚴兮模聖賢，聿修德兮光考先，刻石銘兮寶刹前，刼將壞兮斯跡全。

此碑現存1160字，未標明作碑年月，也沒有說明所鑿石窟的位置及窟的形狀，很容易被認爲是 C270 窟，第一因爲在這個窟中有"翟家窟"三字。

據史岩：敦煌石室畫像題識第八七窟下云：



插圖七：C60平面及斷面（翟家窟）

本殿正龕下壁中央底層題字。

翟家窟

"又註云"此處畫壁表層早被剝去，題字非原作，高約一四公分，廣約四公分，字徑四五公分行書。

以下尚有三身題名，爲翟氏的供養像，均在正龕下壁。

1. 天雲寺僧超□一心供養俗翟姓

2. ……道公翟思古一心供養

3. ……翟□□□□供養

第二因爲造像爲釋迦彌勒

碑文云：

內龕塑諸形像等，若乃釋迦輪足，化緣而已周；彌勒垂蹤，顯當來之次補……

據史岩同書第八七窟云

本殿前壁入口上方中央發願文

畫墻表層，近人新剝，爲底層原作，文高一六公分，橫寬三一公分，字徑一、五公分。正書：

弟子照武校尉柏堡鎭將……

三……文遇敬造釋迦……

……舖□嚴功畢謹申誦

大師釋迦如來彌勒化及……

㑹含識界□壹尊容？……

……福家□三……

□□有情共登淨□……

……

……

貞觀十有六年敬造。

這個發願文與碑文相合的僅一處卽釋迦與彌勒；但不相合的有兩處：一是窟主，另一是時間。本窟主據發願文爲照武校尉柏堡鎭將；造窟的年代爲貞觀十六年。這太早

了，翟和尚不是初唐的人。

另有一個石窟是C60窟，是一個形式較大的石窟，入深11.20公尺，寬約10.00公尺，通井高8.20公尺，是一個標準的晚唐大窟的形式(插圖七)，在這窟內有兩大事件可據：

一、壁畫：

東壁及南壁：均有摩訶薩埵本生圖，與碑文薩埵投崖，捨身濟虎的情形相合。

西壁：有牢度叉鬬聖及佛傳圖，與碑文降魔而成道相合。

窟頂：有大乘入楞迦婆羅王勸請品，與碑文楞迦親承的情形相合。

二、題記：

在窟外甬道北壁第一身供奉人題記隱約可見：

……□(都)僧統兼京城內……大法□(律)沙門□榮俗姓翟敬造。

其後供奉人題名爲：

弟將仕郎守敦煌縣尉承慶。

與碑文

弟承慶前沙州敦煌縣尉

相合。

三、碑跡：

在外廊的西北角的北壁上有石碑置放處的印痕，宋代封起，現又倒塌露出，很可能卽爲置該碑處。

有此三證：故C60窟，較C270窟爲翟僧統所鑿的可能性更大。

關於翟碑的年代，碑未明言，若據氏的三代來排一排也許可以看出個大概來。

1. 祖父　他的祖父，諱希光，"……陳謀佐命，定國難於奉天"蔣斧據此在他的跋文中說："可見興元之初(公元784)，敦煌獨爲唐堅守，且能出餘力以勤王"。則知道他的祖父是作的唐代的官，直到敦煌陷蕃。

2. 父親　他的父親諱涓，"雄辯難當，一郡提綱，三端領袖，文滋海量，志湧波瀾…"可見在敦煌陷蕃以前，便是一個風雲人物了，但是"尙居羈鞅，未免遭迴，於是捨身出家，毀其形□"，由是可知在敦煌陷蕃期間，他沒有作官，甚至因爲生活

不自由而捨身出家的，但在出家之前，他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了。

3. 弟弟　他的弟弟承慶，“前沙州敦煌縣尉”，很顯明的是蕃官，但碑文無諱字，那麼在立碑時，當是在生之年，可是碑文上稱前，則此碑不立於陷蕃期間是很清楚的。縣尉雖然不是一個大官；但充當這個官職時，年齡至少應在三十歲以上，那麼他的出生的日期，很可能的在陷蕃之前了（依張維修正蔣說三十三年）。

4. 自己　僧統自己“先任沙州法律僧政……名馳帝闕，譽播秦京，勅賜紫衣，陛階出衆”。這幾句話代表着兩個時代，前沙州法律僧政，是敦煌陷蕃期間的蕃僧官，勅賜紫衣，又是光復後的唐僧官。蔣斧的跋文中又有：

> 斧按同時出土之眞讚卷中，有前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大德三學教授兼毗尼藏主賜紫故翟和尚邈眞讚，與碑文內所云三學樞機勅賜紫衣語合。

據此可知翟僧統作過蕃僧官，想不致有很大的問題。在C 60窟外的左右壁上，殘存的有吐蕃式的佛畫像，那麼鑿窟可能是在陷蕃時代的事情，而立碑則在光復之後了。又據日人竺沙雅章的歸義軍歷代都副僧統表，翟法榮在位的年月爲咸通四年(863 A. D.)至十年（869 A. D.）八月死亡，那麼立碑的年月當在咸通十年之後了。

八、張氏修功德記

（約當唐懿宗咸通十三年至唐昭宗大順元年公元872—890今佚）

> 安萬年縣陽宣坊之私弟也。詔贈太保。勅葬于素滻南原之禮。皇考諱議潭，前沙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鴻臚大鄉守左散騎常侍賜紫金魚袋，入陪　龍鼎，出將虎牙，武定文經，語昭清史。推夷齊之讓，戀荆樹之榮。手足相扶，同營開闢，先身入質，表爲　國之輸忠，葵心向陽，俾上帝之誠信，一人稱慶，五老呈祥。寵寄殊功，榮班上列，加受左金衞大將軍。每參　鳳駕，接對龍輿，毬樂御場，馬上奏策。兼陪內宴，召入蓬萊，如斯覆燾，今昔罕有。仍賜莊宅，寶器金銀，錦綵瓊玠，頗籌其數，功成身退，兀泰有時，鳥集昏巢，哀鳴夜切，春秋七十有四，壽殁于京永嘉坊之私弟。　詔贈工部尚書。　夫人鉅鹿郡君索氏，晉司徒靖十七代孫，連鑣歸覲，承雨露於九天，鴻澤滂流占京華之一媛。於戲晡西萱草，巨壑淪悲，異畝嘉禾，傷岐碎穗。勅祔塋于月登閣北塋

之禮也。嗚呼日月有潛移之運，黃泉無重返之期，徒哀泣血之悲，遐思蒸嘗之戀。　公則故太保之貴姪也。芝蘭異馥，美徹　聰聞，詔令承　父之任，充沙州刺史左驍衛大將軍，初日桃蹊，三端繼政，琴臺舊曲，一調新聲，嫡嗣返英，承光累及，簽修　貴秩，忠懇益彰，加授御史中丞，河西剋復，猶雜蕃渾，言音不同，羌龍嗢末，雷威慴伏，訓以華風，咸會馴良，軌俗一變，加授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太保咸通八年歸　闕之日，河西軍務封章陳欵惣委姪男淮深，令守藩垣，靡獲同邁，則秣馬三危，橫行六郡，屯戍塞天憍，飛走計定郊，陲斥候絕，突騎窺闔，邊城緩帶，兵雄隴上，守地平原，姦穴屏除，塵清一道，加授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心機與宮商遞運，量達共智水壺圓，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四方獷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來賓，列階前而拜舞。北方獫狁，欵少騣之馱蹄，南土蕃渾，獻崑崙之白璧。九功惟敍，黎人不失於寒耕；七政調和，秋收有豐於歲稔。加授兵部尚書。恩被三朝，官遷五級，爰因蒐練之暇，善業遍修，處處施功，筆述難盡。乃見宕泉北大像建立多年，棟樑摧毀，若非大力所製，諸下孰敢能爲，退故朽之摧殘，葺昭曨之新樣，於是好匠治材而朴斷，郢人興役以施功，先堅四墻，後隨締搆，曳其栿檩，憑八股之轉轤，上墼運泥，斡雙輪於霞際。舊閣乃重飛四級，靡稱金身；新增而橫敞五層，高低得所，玉豪楊釆，與旭日而連暉，結脊雙鴟，對危峯而爭聳，更欲鐫龕一所，躊躇瞻眺，餘所竟無，唯此一岑，嵯峨可劈，匪限秏廣，務取工成，情專穿石之殷，志切移山之重，於是稽天神於上，激地祇於下，龜筮告吉，揆日興功，鑿鑿施纔，其山自坼，未經數日，裂圠轉開，再禱焚香，飛沙時起，於初夜分，欻爾崩騰，驚駭一川，發聲雷震，豁開青壁，崖如削成，此則十力化造，八部冥資，感而遂通，助成積善，是用宏開虛洞，三載功充，廓落精華，正當顯敞，龕內素釋迦牟尼像並事從一鋪，四壁圖諸經變相一十六鋪，參羅萬象，表化迹之多門；攝相歸眞，惣三身而無異，方丈室內化盡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簷飛五釆，動戶迎風，碧澗清流，森林道樹，榆楊慶設，齋會無遮，剃度僧尼，傳燈鹿菀，七珎布施，果獲三堅，十善聿修，圓成五福。又見龍興大寺。

這篇殘卷約1026字，前無頭，後無尾，也沒有年月。羽田亨在所編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把它當作張氏勳德記殘卷，但他在該書解題中又說，“或爲抄寫碑文並加註釋。羽田氏這一論斷是很正確的。細讀這篇殘記，主人翁是張淮深。若按敦煌其它修功德碑的文例那麼這篇殘卷，實際上等於張淮深的修功德記。所以我也把它列在此處，文中所記在千佛洞有兩大功德，一件是重修北大象的象亭，一件是新鑿一個佛窟。以下分別討論。

1. 重修北大象

按千佛洞有兩尊大象，一尊是南大象卽C 20窟的釋迦倚像，我自己量的數字由脚至頭頂，共高25.45公尺，有人說爲23公尺。亦卽樂廷壌窟，據云這尊大象是開元年間，僧處諺與鄉人馬思忠等創造，高一百二十尺。現在窟分三層，有盤梯可登。至於北大象呢，卽平常所說的九層樓C 44窟。其中有高大的釋迦坐像，據云爲延載二年（公元695)禪師憲隱和居士陰祖所造，高一百四十尺。我自己所量的數字，樓高44.0公尺，像高34.10公尺，有人說，像高33.0公尺。至於外面的樓房，有人說開始的時候爲四層，張淮深增爲五層，到了清代才改爲九層了。正如碑文中所云“舊閣乃重飛四級，靡稱金身；新增而橫敞五層，高低得所。玉豪揚秉與旭日而連暉，結脊雙鴞對危峯而爭聳”。這一個建築，雖然是重修，實際上等於新建，是一個很大的工程；採料興工，所費甚巨，正如碑文所云：“若非大力所製，諸下孰敢能爲”。張淮深繼張義潮之後，瓜沙安定，正是大營建的時候，所以千佛洞得以繁榮。

2. 新鑿大窟

重修的北大象，因爲目標顯著，容易尋找，不會有什麼錯誤；至於新鑿的洞究竟是那一個窟呢。千佛洞有四百多窟應該到那一段去找呢？依照碑文的啓示，可以得出五個標準。

(1)窟位　窟位應該是在距北大象不遠的一個崖壁下。因爲接着重修大象之後，便是“更欲鐫龕一所，躊躇瞻眺，餘所竟無，唯此一岑，嵯峨可劈”。若在北大象附近的施工處所，來躊躇瞻望沒有再可鑿的地方而贊歎着說：“唯此一岑，嵯峨可劈”那麼很可能的卽大象附近的崖壁了。因爲這裏曾建過一個大象，附近的崖壁被擾亂的不整齊而成嵯峨之勢，若在此處鑿窟，必須先把崖壁整理一下。才可以施工，又因費工太

多，以致沒有人敢在此處施工，故尙有空地。張淮深是這一帶的軍政首領，資力豐厚，當然不怕費工，又因修葺北大象，在一處集中施工，不是更爲方便。故窟的地位應在北大象附近。

（2）窟積　以張淮深的身份，所鑿的窟應該是一個大洞，並且碑文上說“宏開虛洞，三載功充”用三年的工夫來鑿一個洞，這個洞的體積便可想而知了。

（3）壁畫　十六鋪諸經變相。

（4）塑像　釋迦牟尼並侍從一鋪。

（5）考妣　皇考諱議潭前沙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鴻

臚大鄉守左散騎常侍賜紫金魚袋

夫人鉅鹿郡君索氏晉司徒靖十七代孫。

叔父、太保。

根據以上的五個標準在北大象附近來找，以C46窟最爲合格，茲說明理由如下：

（1）就位置來說，C46與C44窟僅有C45一窟之隔，而C45爲較晚的西夏窟，尙未鑿西夏窟之前，C46窟與北大象爲最近的一窟，此地位合。

（2）就窟積講，C46窟的體積爲入深16.75公尺，橫寬14.10公尺，通井高爲10.70公尺（插圖八），爲全千佛洞的第二大窟，僅次於藏經洞1.87平方公尺。與張淮深的身份也恰相合。

（3）就壁畫來講，現存的情形與標準不合，因爲這個洞經過宋代的重修，原來的壁畫均被蓋在下面了。不過就窟積來講容納一十六幅經變，是可以的，將來上層的宋畫脫落了，下面的唐畫不難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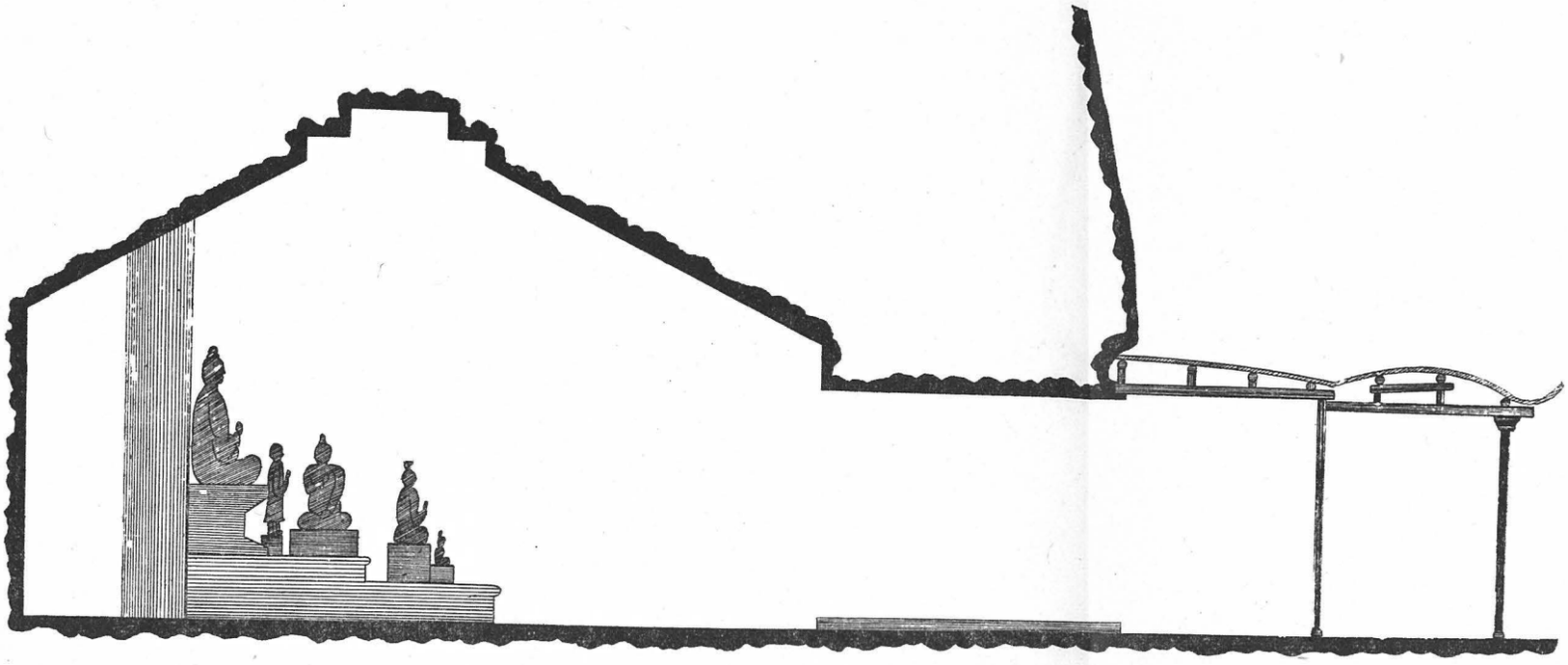
（4）就塑像來講，頗爲複雜，有佛有道。其中有道教的老子及娘娘像，爲後世新增，而釋迦及侍從等三尊，則爲原塑，與碑文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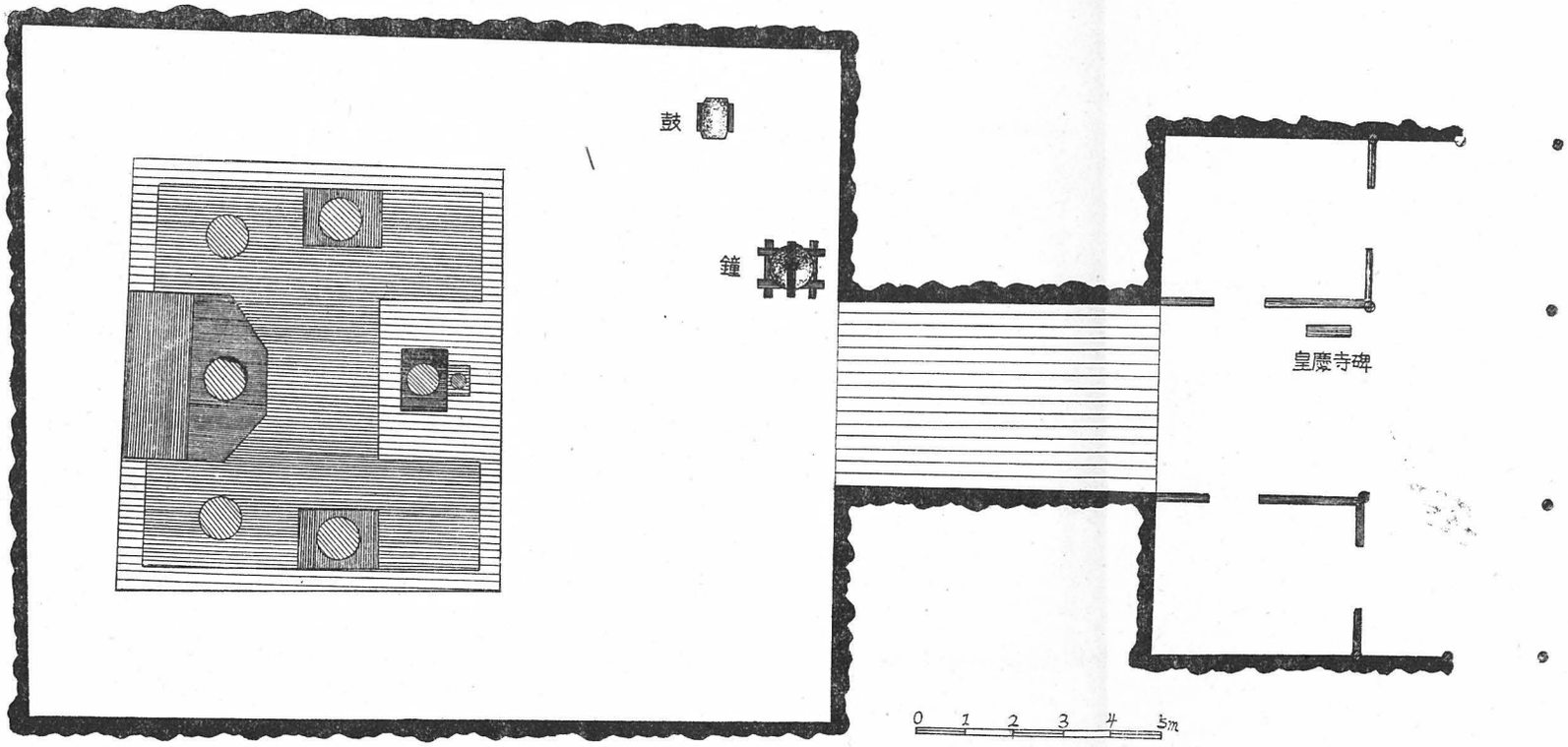
（5）最值得注意的是表層破裂處，露出的底層供養人題名，計四身。

洞口南壁一行爲：

……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尙書守左金吾衛□□□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南陽郡開國公諱議潭。

洞口北壁二行爲：





插圖八：C46平面及斷面（張淮深窟）

叔前河西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使大夫河西萬丨戶侯賜紫金魚袋右神武統軍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千百戶司徒諱議潮。

洞內南壁一行爲：

□□姑臧郡太夫人鉅鹿索氏。

洞內北壁二行爲：

叔母宋國郡太夫人宋氏。

叔母夫人盧氏。

這些題記與碑文中的：

皇考諱議潭。

夫人鉅鹿郡君索氏。

叔父議潮。

公則故太保之貴侄也，……侄男淮深。

等等，均正相符合，所以本碑文所指張淮深所鑿的窟應爲C 46窟，大概是不會錯的。

鑿窟的年月當在咸通十三年以後(公元872)，因爲張議潮是咸通十三年八月死的，雖然碑文有"太保咸通八年歸闕之日，河西軍務封章陳欵總委姪男淮深"，但正式接事應該是咸通十三年以後。又應該鑿於昭宗大順元年(公元890)以前，因爲張淮深是大順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被殺的。照這樣的衡量，最好是在就職後的兩三年之後，那麼以唐僖宗乾符廣明間（公元874—880年）營建的最爲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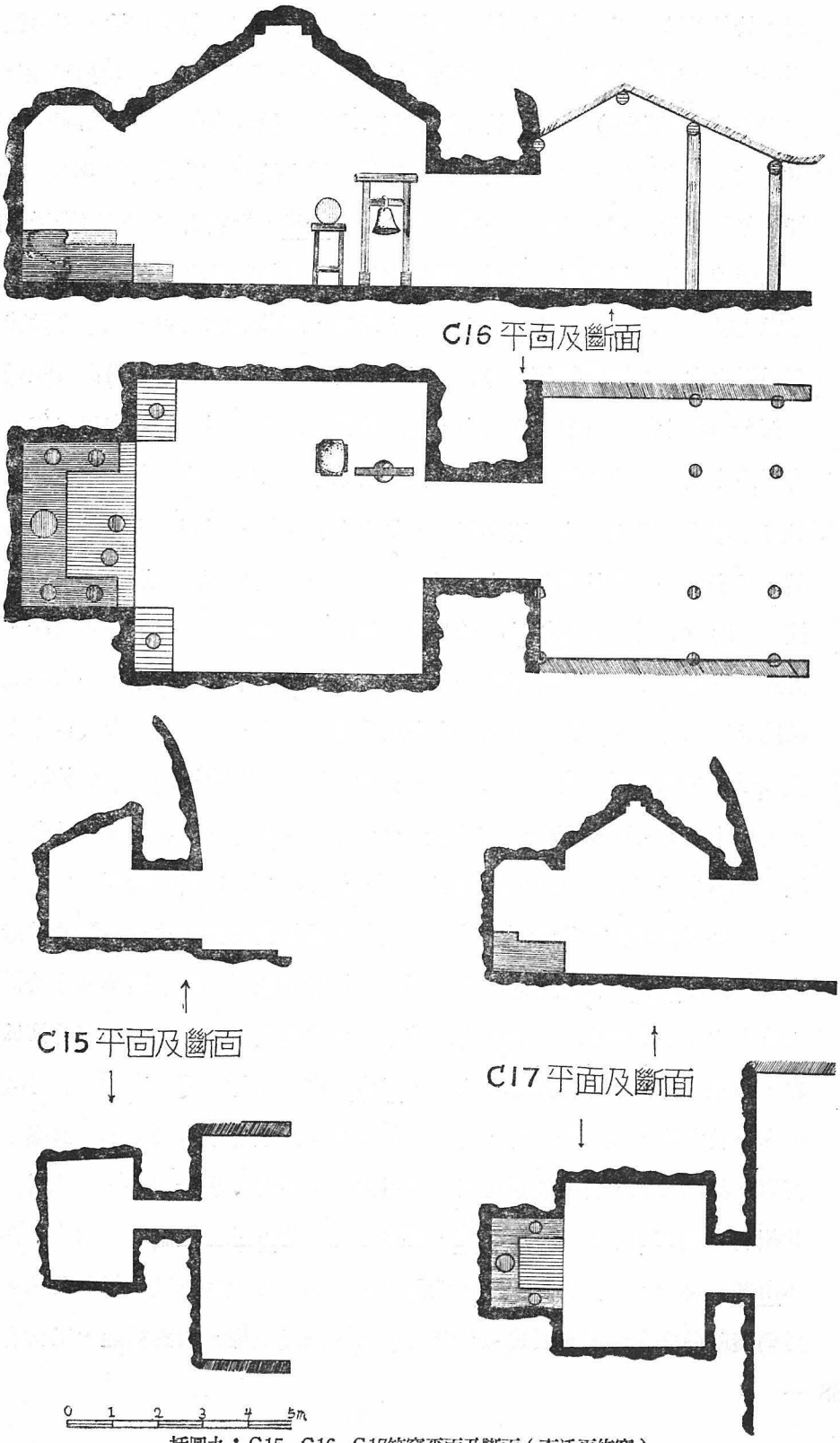
九、李氏再修功德碑

(約爲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今存千佛洞)

原夫天垂万像，以遵中極之官，四輔匡持，翼一人於元首。固有承乾御宇，總(羅作繼)玉葉之貞芳，贊佐金門，必維城之所尙，所以帝室千房，宗城萬里，因(羅作固)本根而枝丨葉遂繁，承皇族而圖籍糜廣，乃有故府君諱明振，字九皐，卽西涼□武昭王之系也。增祖顥唐□□大□□□左司郎中，賜緋魚袋□□□□□□□□□□□丨□暐歸，　唐贈右散騎常侍，英髦驤駟，河岳粹靈，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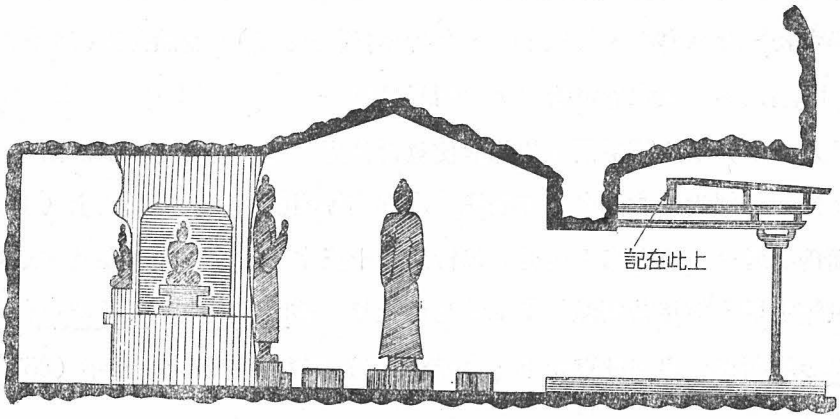
以稽古微言，留心儒素，或（張作武）登華第，更高拔隊（羅作燧）之名，文戰都堂，每中甲科之的。雖云流陷，居戎而不墜弓裘，暫冠蕃｜朝，猶次將軍之列子，旣承恩　鳳闕（張作闕），父乃擢處貂蟬，朱門不媿於五侯，樹戟崇隆於貴族，至而源分特秀，門繼簪裾，家承九錫之枝，流派祥雲之胤。時遭西陲汨沒，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殄絕玉關之路，凡三（張作二）甲子，運偶大中之初，　中興啓途，是金星耀芒之歲，　皇化溥洽，通乎八宏，遐占雪山，綿邈（張作邈）萬里。　府君春秋纔方弱冠｜，文藝卓犖，進止規常，逈然獨秀，時則妻父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南陽張公，諱義潮，慕公之高望，藉公之文武，於是乃爲秦晉，遂申伉儷之儀，將奉承祧世祚潘陽之美，公其時也，始蒙表薦，因衣獻捷，親拜彤庭，　宣宗臨軒問其所以，公具家牒(羅作諜)，面奏玉階，　上亦冲融破顏，羣公愕視，乃從別　敕授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錫金銀寶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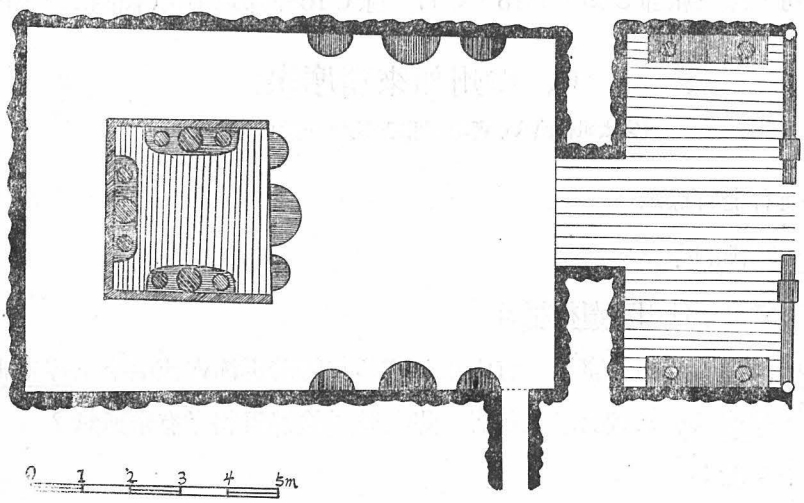
詔命陪臣，乃歸戎幕，二｜十餘載，河右麾戈，拔幟抉囊，龍韜盡展，克復神鳥，而一戎衣，殄勍寇于河蘭，馘擣戎於(張作于)瀚海，加以隴頭霧卷，金河泯湍瀨之波，蒲海梟鯨，流沙弛列烽之患，復天寶之｜子孫，致　唐堯之壽域，晏如也。百城無拜井之虞，十郡豐登，吏士賀來蘇之政，此乃三槐神異，百辟稀功，英雄半千，名流萬古，公又累蒙　朝獎，恩渥日深，方佩隼旟｜，用堅磐石，勳猷未萃，俄已云亡，享齡五十有二，終於敦煌之私第。　亡叔僧妙弁，在蕃以行高才峻，遠邇瞻依，名達戎王，贊普追召，特留在內，兼假臨(張作監)壇供奉之號，師｜以擅持談柄，海辯吞流，恩洽敦煌，庇庥家井，高僧寶月，取以爲儔，僧叡餘蹤，扇於河隴。　亡妣氾氏太夫人，龍沙鼎鼐，盛族孤摽，庭訓而保子謀孫，軌範而淸資不乏｜承家建業，荐累代而揚名，閥閱聯綿，長緒　帝王之室，今乃逝矣，佳譽存焉。　故府君贈右散騎常侍，生前遇三邊無警，四人有暇於東皐，命駕傾誠，謁先人之寶刹，迴顧粉壁，念疇昔之遺縱。瞻禮　玉豪，歎紅樓之半側，豈使林風透闥，埃塵寶座之前，皓嶺陽烏，曝露茶毗之所。嶝道之南，復有當家三窟，今亦重修，泥金華石，篆｜籀存



插圖九：C15, C16, C17等窟平面及斷面（李氏再修窟）

焉。於是乃募良工，訪其杞梓，貿材運斧，百堵俄成，魯國班輸，親臨勝境，雲霞大豁，寶砌崇墉，未及星環斯搆，矗立雕簷，化出巍峨，不讓于龍宮，懸閣重軒，繞（羅作曉）萬層｜於日際，其功大矣，筆何宣哉。　亡兄河西節度衙推兼監察御史明達，天與孤貞，松筠比節，懷文挾武，有張賓之策謀。破虜擒奸，每得玉堂之術，曾朝　絳闕，敷奏　｜金鸞，指畫山川，盡縱橫于天險。　兄明德，任沙州錄事　參軍，操持吏理，六曹無阿黨之言，深避四知，切慕乘鷗之詠。　兄明詮，敦煌處士，今古滿懷，灑落卿雲之彩，仁｜先効義，光騰喬露之文。五柳間(羅作閑)居，慕逍遙於莊老。　夫人南陽郡君張氏，即河西萬戶侯太保張公第十四之女，溫和雅暢，淑德令聞，深遵陶母之仁，至切齊眉之｜操。　先君歸　覲，不得同赴於京華，外族流連，各分飛於南北。於是兄亡弟喪，社稷傾淪。假手託孤，幾辛勤於苟免，所賴　大保神靈，辜恩剿斃，重光嗣子，再整遺孫，｜雖手創大功，而心全弃致，見機取勝，不以爲懷。乃義立姪男，秉持旄鉞。總兵戎於舊府，樹勳績于新墀，內外肅清，秋毫屏迹，慶豐山踴，呈瑞色于朱軒，陳霸動容，歎高｜梁于壯室，四方嚮義，信結隣羌，運籌不愧於梓橦，貞烈豈慚於世婦，間生神異，成　大（羅作太）保之徽猷，雖處閨門，實謂丈夫之女。然栖心悟道，併弃樊籠，巡禮仙巖，願圖鐐於瑞｜象。于時頓捨清彘，市紫金于上國。解瓔珞，弃珠珍，銷金鈿於廊廡，運噓橐於庭際。乃得玉豪朗耀，光衝有頂之峯；寶相發揮，直抵大羅之所。　長男使持節沙州諸軍｜事口沙州刺史兼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弘愿，輔唐憂國，政立祥風，忠孝頗懇于君親，禮讓靡忘於伯玉。六條布化，千里隨車，人謌來暮之謠｜，永續龔黃之績。　次男使持節瓜州刺史，墨離軍押藩落等使兼御史大夫，弘定，文武全材，英雄賈勇，晉昌要險，能布頗牧之威，巨　野大荒，屏盪匈奴之迹，挾纊有｜幽於士卒，泯燧不媿於襄陽。都河自注，神知有道之君，積貯萬廂，東郡著雕金之好。　次男使持節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弘諫，飛馳拔拒，唯慶忌而難儔。　七｜札穿楊，非由基而莫比，洎分符於張液，政拙惸孤，布　皇化於專城，懸魚發詠。　次男朝議郎前守左神武軍長史兼侍御史弘益，三端俱備，六藝精通，工書有類於





插圖十：C212窟平面及斷面（曹氏題簷梁窟）

鍾繇，碎札蓮芳於射戟，子雲特達文雅，而德重玉（羅作王）音。于時豐年大稔，星使西臨，親抵燉煌，頒宣　聖旨，內常侍楊□□□□康玉裕稱，克珣副倅，師大夫稱齊珙判官，陳大夫曰思同偕　殿廷英俊，樞密杞材，遐耀　天威，呈祥塞表，因鑿樂石，共紀太平，余所不材（羅作才），斐然狂簡（卷子本止此）

□□元年，歲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五日甲子□□□□□□□□□□□□　□□（約缺八九字）宋國□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　妻弟前沙瓜伊西□河□節度使檢校□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張淮□□史□等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下缺）

這面碑的遺文，共有二十八行，每行共六十三字，共約1700字左右，雖遺有元年歲次甲寅等字樣，但年號磨滅，不知爲某帝元年。據敦煌縣志，新通志稿以及徐松西域水道記等均判爲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年）那麼距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已經有43年了。

這面碑現在仍樹立在C14窟廊下的南側，即李府君修功德碑的另一面。碑中所記僅係再修而未新鑿，C14窟中的壁畫與原來稍有出入，可能即經他修改了。這個窟本來是他"先人之寶刹"所以稱爲"再修功德"了。所修之窟除C14窟外，嶝道以南的三窟也在重修之列，那三窟即C15，C16，C17。除C16外都是小窟（插圖二，插圖九）。

十、沙州如來窟摩崖

（宗太祖乾德八年實際是開寶三年，公元970年）

張維：隴右金石錄云。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實際上我沒有看見，他引南濬楛語云。

敦煌城南莫高窟如來窟巔，有大宋乾德八年歸義軍節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摩崖大字，乾德只有五載而云八年者，豈其時道塗偶阻朝命有未通歟？

但他在按語中又說：

惟曾歷考巖洞，未見右列摩崖，而二層窟外，有簷紀兩處，俱係書於梁木之下，一爲：

惟大宋乾德八年歲次庚午正月癸卯朔二十六日戊辰　勑推誠奉國保塞功臣歸（行）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曹元忠之世剏建此窟簷紀。

另一則爲大宋太平興國五年……與本文無關，不錄。他所說的乾德八年窟簷卽C212窟，在千佛洞的第三層上，位置相當的高，是一個隋代的大窟而經宋代重修者。窟爲中柱形，前寬6.80公尺，後寬7.35公尺，南壁深10.70公尺，北壁10.60公尺(插圖十)。本窟的南鄰爲C213窟，也是一個中柱形，當爲魏代的建築。形式更爲偉大，寬10.30公尺，深13.70公尺，從平地到窟門建著一個階梯式的木橋，叫做"古漢橋"前面的平地上建着一個三門的牌樓，非常壯觀。自C212窟起向南至C217窟等數大窟，均經曹氏重修，並且此處爲懸崖較好之處，如果有摩崖大字的話，可能就在此處。再北則懸崖較低，再南則爲曹延恭所修之窟所佔據。自C212起至C217止的上方，正是作摩崖的好地方。但摩崖是不可能的，理由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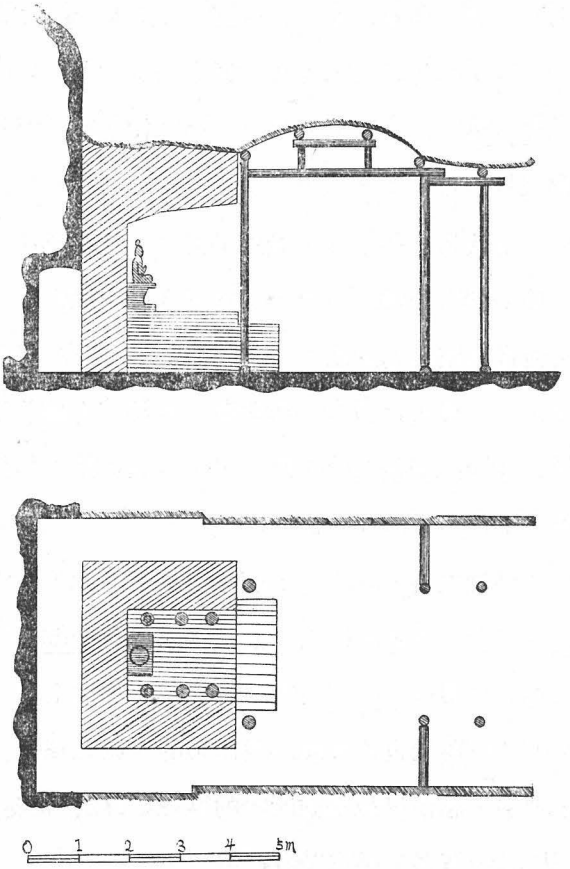
1. 千佛洞的石質爲礫岩，卽平常所說的子母石，這是無法刻字的，因此千佛洞內都是塑像，沒有一尊是就崖刻像的。所有的墻壁沒有一個刻像，都是畫像或塑壁。所以作摩崖大字，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是不可能的。但有一個可能，卽把懸崖弄平，上面先敷一層厚泥，然後再行粉光，在粉壁上大書"乾德八年歸義軍節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等字樣，如同現在鐵路或公路兩旁的大廣告然。如果這是眞的話，則在風雨漂搖和沙粒襲擊之下也是不能經時很久的。

2. 與第四層石窟平行大書，的確是更顯得西平王的偉大和尊嚴來。但是南濠榼語的作者，通齊蔣超伯先生，爲咸同間人。他曾慨歎關於樂僧開窟的碑"乾隆中士人尙見之"，他所看見的也是寫有武則天的新字的殘碑，那個全碑尙未之見，如何會見粉壁墨書的摩崖大字呢？但蔣氏也不會憑空說白話的，並且在那一帶根本沒有粉壁的殘迹，他所說的摩崖大字，恐怕仍是張維所說的寫在C212窟廊簷梁上的兩行大字了。那麼那不叫"摩崖"可以改一個名字叫它"題簷"罷。

十一、莫高窟造相記

(元順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今存千佛洞)

據甘肅新通志稿所記，這個碑上豐下削，最上橫書"莫高窟"三個大字，中央爲四臂觀音，端坐於蓮花上，兩手合掌，另兩手一持花，一持念珠。頭光三重，中爲阿彌陀佛小坐像，上平書二層，一爲西藏文，一爲女眞文。左邊二行：一爲回紇土耳其



插圖十一：C45窟平面及斷面（莫高窟）

文，一爲蒙古文。右邊兩行：一爲漢文：一爲西夏文。這六種文字，都是“唵嘛呢叭咪吽”六個字的六種寫法。它的旁邊有“維大元至正八年歲次戊午五月十五日守朗立”。此外尙有許多布施者的姓名。

這面碑現存於上寺，遊千佛洞的必購此碑的拓片作爲紀念品。拓片上並蓋有敦煌縣府的印記，表示不是僞刻。這面碑原來是放在什麼洞中呢？這是值得研討的一個問題。

按千佛洞的石窟，經元代重修的不少，爲元代創建的不多，那麼這面“莫高窟”造相，是立在路衢呢？還是立在窟中呢？要解決這個問題，看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窟？

查千佛洞的C45窟(插圖十一)是一個組織非常特別的窟，也可以說是房而不是窟。前段是由柱子架起來的房子，後段是由土坯砌起的佛龕；佛龕的兩側各有高約1.75寬約0.70公尺的虎頭門，內面爲寬約0.85公尺的走道，可以從左邊進去，繞到佛龕的後面，再由右面出來。其情形與吳僧統所鑿的“經書龍藏”的七佛窟，尙有差別，這種結構在千佛洞中只有此窟一處。而這個窟可能與造相有關，其理由：

1. 龕內也是塑著觀音像，但像爲後改，是否將造相取去後而改塑的。或者依前有的觀音像而裝新的。
2. 龕內外的天花板上，爲四大圖案，那圖案爲西藏文“唵嘛呢叭咪吽”六字，與造相上的六種書體的文句又恰相似。

根據這兩個理由，故推測這個造相，可能原在C45窟中，並且這個房子，並不是一個石窟。說它是一個相亭也無不可。

十二、皇慶寺碑記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今存千佛洞)

沙州皇慶寺，歷唐宋乞今，歲月既久，兵火刼灰，沙石埋沒矣。速來蠻西寧王，崇尙釋敎，施玉帛采色米糧木植命工匠重修之，俾僧守朗董其事，而守朗又能持疏抄題，以助其成，佛像壁畫棟宇煥然一新，爲今生之福果，作後世之津梁，其樂施之德，可謂至矣。嗚呼寺成而王薨，守朗合掌涕泣而請曰，皇慶寺廢而興，毀而新，皆王之力也，豈可使後之人無聞焉，願先生記之，余曰王之好善，優於前古，口碑載道，奚容余喙，辭不獲已，遂書其大略以弁其端

云，時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八月上旬，劉奇謹誌，晉寧路絳州白臺寺僧守朗立石，奢藍合揣，沙州路司吏，呂文德，張思敏，法師孫東巴米密津濟，承事州路總管府經歷權分治事，周秉彝，梁珪忠，顯校尉傅尉忽都剌長史，曲郎沙朮都事察黑兒，知印伯顏古里朝列大夫王傅牙忽，武略將軍王傅蠻子程艮任天惠乎罕，沙西寧王索羅大王，王子速丹，沙阿速女功德主速來蠻西寧王妃子曲朮公主必列怯，駙馬桑哥答思。

這面碑僅有三百三十餘字，是敍述重修皇慶寺的經過，功德主，立石的人以及立碑年月俱全，一切都沒有問題，只有一件事不明白的。

皇慶寺在什麼地方，是不是石窟。

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判明碑的原在地，因爲立碑的地點，與所重修的寺廟當有相當的關係。查這個石碑是現立在C46窟中（插圖八），即前所推定"莫高窟造相碑"原在地C45窟的北鄰。

這個窟原是張義潮的姪子張淮深所建，是全千佛洞的第二大洞，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碑立在簷的內層中間的北側，在洞門的外面約3公尺，兩面均刻有字。看樣子是原來的形像(插圖八)。

這個洞中的塑像，佛道雜處，以佛像爲主，左右兩個弟子；以老君像爲主，兩旁各一娘娘，佛光爲原來的遺品，具備著晚唐時的樣子。窟頂由八層圖案所組成，南北二壁均以七層排佛所組成，每層42座，兩佛間夾以蓮花，門兩側的壁上角各爲十二排。後壁全殘，門道的頂上，也是如同窟頂的圖案，門道的兩壁，各繪菩薩像九位。外面有很大的廊子，入深二間，橫長三間，面積爲六間，碑文所稱：

速來蠻西寧王，崇尚釋教，施玉帛采色米糧木植，命工匠重修之，……佛像壁畫棟宇煥然一新……

從此可以證明，老君像不是元代所修，而這樣一個大洞，要裝修佛像，要彩繪壁畫，要建築棟宇，不是一個平常人所能辦到的，所謂皇慶寺者，是否就是這個石窟呢？

按現在一般的關念，用木材建築的叫做寺，而鑿入懸崖中的叫做窟，在晚唐時也有這種觀念，如在吳僧統碑下所引的如S1947，V·G. 6191。

大唐咸通四年歲次癸未，河西釋門都　僧統，緣敦煌管內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禪窟，自　　司空吳僧統酉年算會後，至丑年分都司已來，從酉至未，一十一

年(中斷)。

佛寺與禪窟並列，則寺與窟不同是很顯明的，所謂三所禪窟卽千佛洞，西千佛洞與楡林窟。與事實正合，寺與窟是分開的。

現在在千佛洞的範圍內也有佛寺，卽在洞的對面的平地上，由南而北爲上寺，(雷音寺)中寺，下寺(報恩寺)。這裏面都是住僧的，眞正拜神的在窟內。在這寺裏面並沒有壁畫，而棟宇也是非常的簡陋，神像也是非常小的。

既然寺是木材的建築，在千佛洞地區的範圍內也有佛寺，那麼在石窟前面所建的木材棟宇，算不算寺呢？譬如曹元德所建的窟簷，入深僅只一層，眞是護窟的廊簷，而C46前面棟宇則爲兩層，前面是三間捲棚，後面是三間大殿，大殿的後面才是石窟，碑是立在大殿中，那麼這大殿算不算佛寺呢？按在石窟前面建木材房子而稱寺的例子也很多如：

1. 陝西邠縣西十里的大佛寺。
2. 河南鞏縣北的石窟寺。
3. 河南洛陽龍門的敬善寺，奉先寺等。
4. 山西通志所指的石窟十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鎭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這些都包括在武周山石窟寺內，也就是一洞一寺了。

依照以上的例子來說，C46窟的前面有殿有廊，很有理由的稱爲皇慶寺了。

就在千佛洞的本身來說，也有稱窟爲寺的例子，譬如：

C224窟是稱爲靈圖寺的，在龕的西南角柱上有墨書題記：

環慶口德塞歸義人范潤斐阿朶巡禮此寺，上報四恩，有法界衆生，同成佛道，辛巳七月十三日范潤記。

在窟簷北壁有一耳洞，西壁第二身題名爲：

住窟禪師三界寺沙門戒昌一心供養。

北平圖書館藏龍字九號妙法蓮華經背面有：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十二月七日口門僧政道眞的臘八燃燈單。

天福肆年九月二十六日靈圖寺僧戒昌如法。

根據以上種種理由，窟也稱寺是可以的，在窟的前面作木建築，更可以稱寺了。

結　　論

很可能的還有許多石碑或碑文我沒有看到，目前僅能就以上十二面紀錄來討論，根據我所提出的理由，作以下簡單的結論：

1. 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爲武周聖歷元年(公元698)所立，所鑿的爲C134窟，殘碑現有一小部分仍存於該窟中。

2. 李府君修功德碑，爲唐代宗大曆十一年(公元776)所立，所鑿的爲C14窟，碑現仍立在該窟外的廊簷下。

3. 陰處士修功德記，爲唐文宗開成四年(公元839)所立，所鑿的爲C47窟碑不存。

4. 吳僧統碑，約爲唐文宗開成四年(公元839)至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所立，所鑿的爲C164窟，碑不存。

5. 賜僧譽勅碑，爲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所立，所鑿的爲C151窟，碑原立在石室的西壁上，後改立在甬道的南墻上。

6. 索法律窟銘，約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之後所立，所鑿的爲C154窟，碑不存。

7. 翟家碑，約在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之後所立，所鑿的爲C60窟，碑不存。

8. 張氏修功德記，約當唐懿宗咸通十三年至唐昭宗大順元年(公元872—890)所立，所修的爲C44窟，所鑿的爲C46窟，碑不存。

9. 李氏再修功德碑，約爲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所立，所修的爲C14，C15，C16，C17等四窟，碑仍立在C14窟的廊簷下，即李府君修功碑的另一面。

10. 沙州如來窟摩崖，爲宋太祖乾德八年實際開寶三年(公元970)所書，所指的爲C212窟的題簷，並非磨崖，現存。

11. 莫高窟造相記，爲元順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所立，所造的爲C45窟，碑現存於上寺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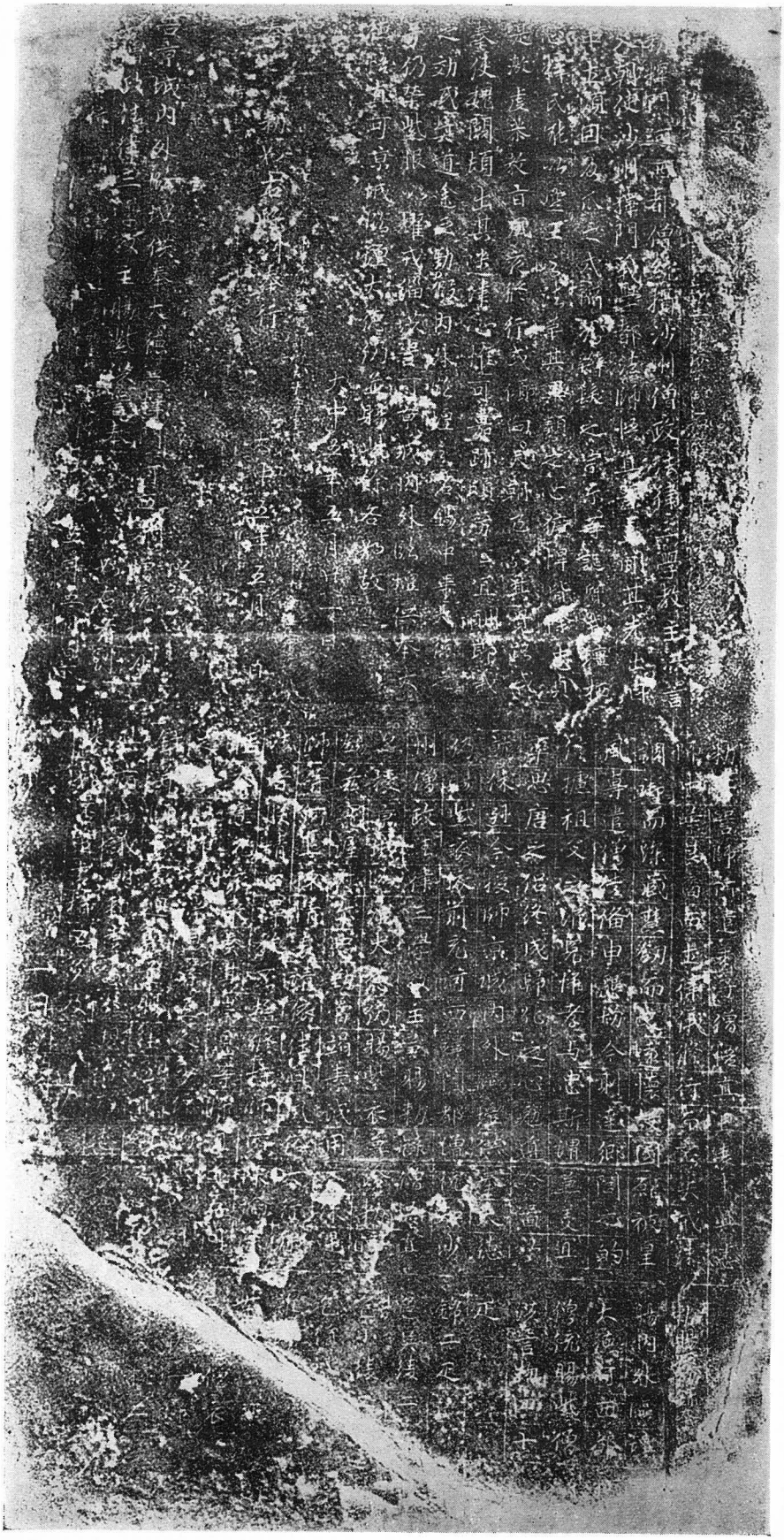
12. 皇慶寺碑記，爲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所立，所修的爲C46窟。碑現存於該窟的外廊下。

以上十二面碑的討論，其中一定有許多遺漏的材料和證據不足的地方，希望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學者們，提出討論和指導。

附　　錄

這十二面碑文，各家所錄有多有少，而名稱也不完全一樣，茲列表比較如下，其與本文名稱相同者僅注其卷頁。

表四：各家著錄異同表

碑　名（本文名稱）	蔣斧：沙州文錄	羅振玉：西陲石刻錄	Sir Aurel Stien: Serindia	羽田亨：燉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	張維：隴右金石錄	備　考
1. 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		周李君修佛龕碑 p.12—17			卷二，唐 p. 8—12	
2. 李府君修功德碑	隴西李家先代碑記 p.3—4	唐隴西李府君脩功德碑 p.20—22			卷二，唐 p.35—37	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石刻題額）楊授述（沙）
3. 陰處士修功德記	大番故燉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 p. 7—10				卷二，唐 p.40—44	竇夫子撰（沙）
4. 吳僧統碑	p.5—6				卷二，唐 p.44—46	竇良驥撰（沙）
5. 賜僧譽勅碑		賜沙州僧政勅 p.26—27	Vol. II. p.808		卷二，唐 p.48—50	
6. 索法律窟銘	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 p.10—12				卷二，唐 p.54—56	唐和尚作（沙）
7. 翟家碑	p.13—14				卷二，唐 p.57—58	唐僧統述（沙）
8. 張氏修功德記				張氏勳德記殘卷，第二篇 p. 1—2		
9. 李氏再修功德碑	李氏再修功德記 p.14—17	隴西李氏再脩功德記碑 p.30—33			卷二，唐 p.59—62	
10. 沙州如來窟摩崖					卷三，宋 p.3—5	
11. 莫高窟造相記		莫高窟造象記 p.42—43			卷五，元 p.70—	
12. 皇慶寺碑記					卷五，元 p.73—74	

圖版壹：賜僧譽勅碑